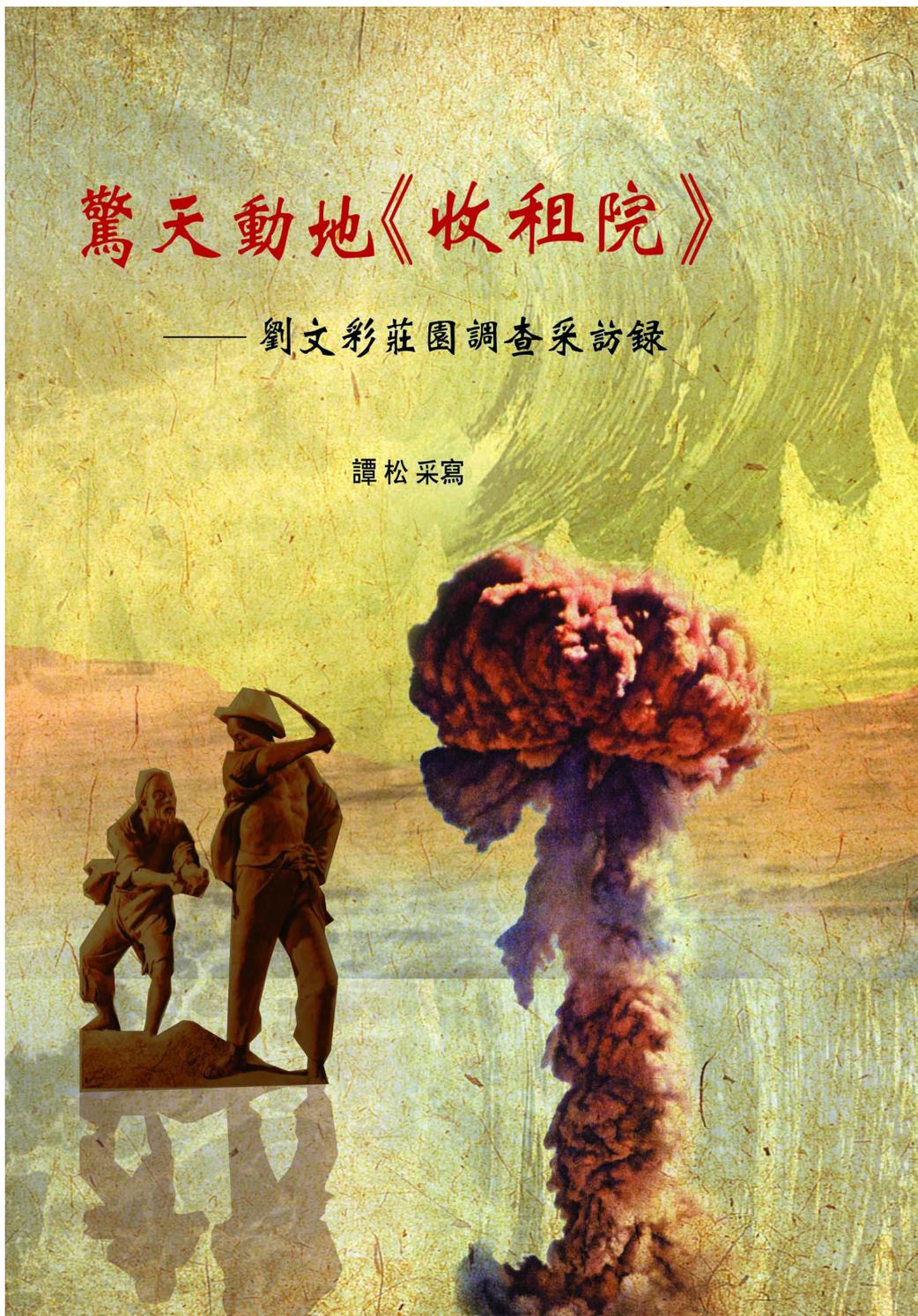


驚天動地《收租院》

——劉文彩莊園調查採訪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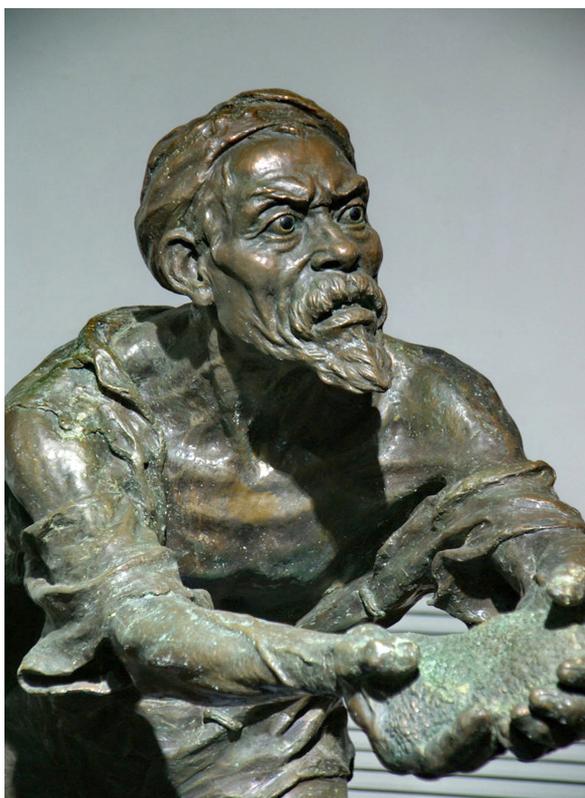
譚松采寫



惊天动地 《收租院》

——刘文彩庄园调查采访录

谭松 采写



前言

2008年10月，我偶然在讲台上提到刘文彩，全体学生（大学生）一片茫然：
Who is he ?

我也茫然——一个曾惊天动地的名字，在短短三十年后，就在新一代中彻底消失了。

刘文彩，上世纪60—70年代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地主刘文彩，整整两代中国人脑海中邪恶凶残的形象；
恶霸地主刘文彩，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和无数文学家艺术家打造的地主阶级总代表；

……

我是在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第二年——1963年——上的小学，从一年级第一天起，我便开始接受一整套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教育，其中，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刘文彩是一幕重头戏。多年来，一提到刘文彩这个名字，我脑海里便出现阴森的水牢、黑暗的地牢、恐怖的刑具、破烂的血衣；出现冷妈妈悲苦的泪水、罗二娘痛苦的呼叫……这一切最后化归两点：一，对“旧社会”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二，对“新社会”共产党毛泽东的无限热爱。

因为，是共产党毛泽东推翻了如此黑暗残暴的“旧社会”，带领我们进入了幸福美好的“新社会”。

我没想到，多年后，我会一次次走进刘文彩的家乡，听到当年刘文彩的长工、雇工、佃户、厨师、丫鬟、乡邻们的亲口讲述。

2008年5月，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震撼全国。我作为一名自愿者，奔走在灾区断垣残壁中。刘文彩庄园所在的大邑县，也属于灾区。我偶然听说，刘文彩的孙子在大邑县安仁镇，他敢说敢言，正在揭示刘文彩庄园的真相。想到从小如雷贯耳的刘文彩大名、想到我正在采写的一部反映中共土改真相的书，我当即前往安仁镇。

从2008年6月到现在，我先后七次进驻安仁，采访了几十名各类人士，记录

了近十万字的当事人口述。不过，我最初没有想到要把对庄园的采访写成一本书。这是因为：一，笑蜀先生早就推出了振聋发聩的《刘文彩真相》，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那些受访者大多是80来岁的老农，几乎没什么文化，他们的讲述简短而简朴，采写下来既无动人的情节，更无精彩的语言，（与当年当局宣传品的火辣文字和冷妈妈上万字的血泪控诉相比实在寒碜。）写成一本书读起来可能十分枯燥。于是，我只选了其中几位的讲述收录在我采写的《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调查采访录》一书中。

可是，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尤其是在细细品读了当年当局的宣传文字、认真观赏了《收租院》泥塑雕像和中央台纪录片《收租院》后，我改变了主意。

那曾经山呼海啸的宣传报道、那曾经万头攒动的参观人流、那曾经怒火中烧的控诉现场、那曾经惊天动地的仇恨风暴，多么让人难以忘怀！

更主要的是，这个五十多年前的巨大“恐龙”，此时并没消隐在历史的长河。泥塑《收租院》仍在展出（包括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每天观者如潮；其变种《威尼斯收租院》在国际最重要的艺术展览之一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金奖……

由此，我决定不避乏味单调之嫌，把它写成一本书。

这里面没有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没有引人入胜的细腻情感、没有生动华美的文字描写，只有一些简朴的记录和单调的问答，但愿人们能从这简朴和单调中，读到如当年《收租院》一样的惊天动地。

谭松于2013年岁末



谭松采访刘文彩老长工

目录

前言.....	3
引言.....	8

第一章

收租与《收租院》

一，只有骗外面来参观的人.....	17
二，枪毙我，也要说刘文彩好.....	19
三，那些都是骗人哄人的.....	21
四，莫得那些事，编的.....	23
五，是瞎鸡儿编！.....	25
六，那时，交租没有后来交公粮多.....	27
七，说了真话要遭整.....	29
八，他对穷人非常照顾.....	32
九，《收租院》与“收租”（征购）.....	34
1，一场名副其实的抢夺	
2，刘文彩故事幕后推手的真言	
3，虚报的产量，血腥的逼租	
4，李井泉，一个真实的“刘文彩”	

第二章

庄园展览馆的“打造”

一，水牢.....	41
1，那是共产党培养她的	
二，龙床.....	50
1，不敢说，不敢说真话	
2，龙床？建展览馆时造的	
3，我们当局就专干这种（编造）事	
三，泥塑——《杀人霸产》.....	54
1，一个刘文彩“狗腿子”之死	
四、强吃人奶.....	59

1, 她根本没给刘文彩喂过奶	
五、其他.....	63
1, 刘文彩厨师的讲述	
2, “苦难的小女孩”	
3, 除了庄园, 其他都是编造	
4, 颠倒	
5, 风谷	

第三章

善人刘文彩?

一, 安仁镇百姓的声音.....	79
二, 刘文彩帮我建家园.....	82
三, 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85
四, 他同毛是一样的, 救助群众.....	87
五, 你说他对不对.....	89
六, 刘文彩建设家乡.....	91
七, 一个叫刘文彩的县委书记.....	93
八, 一封发自安仁镇的给毛主席的信.....	97

第四章

你敢“造谣”!

一, 一个起义军官的遭遇.....	99
二, 说真话就是造谣.....	101
三, 刘小飞的走访记录.....	103
四, 几个长工后代的讲述.....	107
五, 说真话, 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110

第五章

解放后”的日子

一, 我这辈子最苦的日子.....	114
二, 但是有开水喝.....	115
三, 抓进去多的是贫下中农.....	117
四, 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	121
五, 我们家, 大难不死.....	126

六，我家饿死两个.....	127
七，在毛泽东视察过的地方.....	128
八，统购统销，一个真正的“收租院”.....	130
九，无数个真实的“刘文彩”.....	139
十，新旧社会两重天.....	141

第六章

美丽的罌粟花

一，荒诞体制下的荒诞产物.....	143
二，谎言越美丽毒害越大.....	147
三，把那不真实的东西，作为历史上的艺术保存.....	150
四，没有什么艺术性.....	156
五，它就是一个写实主义.....	158
六，搞《收租院》明显的政治动机.....	160
七，《收租院》肯定是真实的.....	167
八，《收租院》是中国美术的耻辱经典.....	179
九，差距太大，没有一个是真的.....	182
十，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收租院》.....	184

第七章

惊天动地《收租院》

一，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	190
二，你他妈生下来就是罪过.....	191
三，第一次听控诉大地主刘文彩万恶罪行的报告.....	193
四，忆纪录片《收租院》的拍摄.....	196
五，活生生把婴幼儿撕成两半.....	197
六，纪录片《收租院》的配曲《不忘阶级苦》.....	199
七，几个真实的故事.....	201
八，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205

附录一：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208
----------------------	-----

附录二：《血红的土地》（节选）.....	21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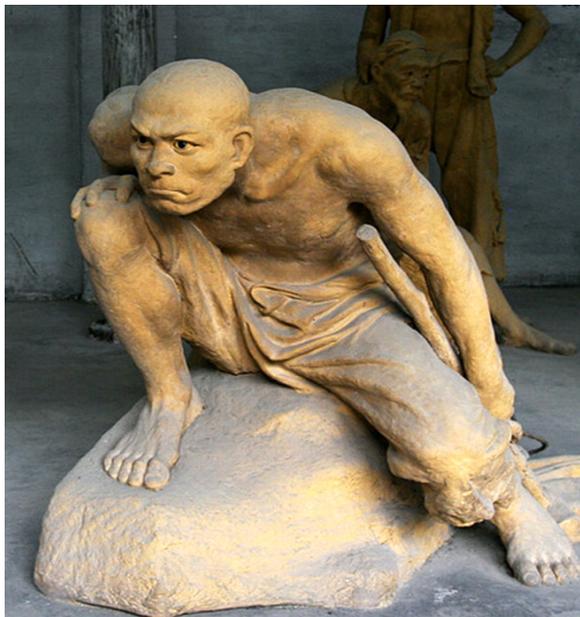
引言

“七幕连续剧”——《收租院》

四川省的川西平原，气候温和，物产丰饶。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千百年来，灌溉着这片土地上的良田沃土。

在都江堰灌区的大邑县有个安仁镇（距成都50余公里），这里，出了著名抗日将领刘湘、著名起义将领（后任水利部长）刘文辉、出了创办著名中学“文彩中学”的大地主刘文彩……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共当局在安仁镇将刘文彩的庄园打造一个阶级斗争陈列馆，展示地主刘文彩剥削压迫农民的残暴罪行。陈列馆自1958年正式展出之后，不断更改展览模式，最初推出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后又用石膏小人做成地主《百罪图》等。1965年，陈列馆展出了一组“解放前”（1949年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群像展出后，全国轰动，惊天动地，被誉为“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



《收租院》第七部分——反抗

“七幕连续剧”——《收租院》

截然相反的“同义”与“反义”，都属一幕未演完的连续剧。

一

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打造得异常生动鲜活的形像——地主。

在“新中国”，四十多岁以上的人中，很少有人不知道一个“明星人物”刘文彩。

在当年当局打造的四大地主形象中，知名度最高的便是刘文彩。

地主周剥皮是小说中的人物，地主黄世仁是戏剧中的人物，地主南霸天是歌剧中的人物。

只有刘文彩，真名实姓，确有其人。

有庄园、龙床、珠宝、水牢、地牢、血衣、人证、物证；

有解说词、诉苦会、记录片、戏剧片、教科书、宣传画；

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知名度极高的阶级斗争艺术创作——大型泥塑《收租院》；

还有“水牢”受害者冷月英声情并茂的血泪控诉；

更有排山倒海的宣传报道和人山人海的现场参观。

于是，刘文彩成了贪婪、残暴、奸诈、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于是，只要一提到地主或地主阶级，人们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栩栩如生的形像——刘文彩。

从小饱受“同义词”教育的我，没想到几十年后会一次次走进刘文彩的家乡，走进他的庄园，采访他的长工、佃户、厨师、邻居、孙子等等，更没有想到现实中有那么多“反义词”。

我一一记录下了他们的讲述（本书中几乎所有受访者的讲述都有录音、录像为证）。

他们的讲述是不是事实呢？

待历史来检验。

二

在当年的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当属水牢和《收租

院》。

水牢有实物有人证（“人证”冷月英在全国各地作了几百场演讲）。《收租院》则是在庄园里专门用一个大院子，展出七组泥塑群像，反映当年地主收租的情景。

水牢的历史真相已在1988年大白于天下，那个曾经煽起了无数参观者和亿万中国人“阶级仇恨”的“道具”——“刘文彩水牢”，终于还原了它历史的本来面目。

眼下，继续承担“水牢”历史重任的是“七幕连续剧”《收租院》。那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泥雕形像和导游小姐的娓娓解说，仍然传递着当年的铁血主题——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不过它眼下已含有了“旅游景点”的意味——门票40元）。此外，当年因宣扬阶级斗争所赢得的海内海外的种种辉煌，以及郭沫若“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的词也还醒目地悬挂在墙上。

鉴于此，本书在逐章展出前，先对《收租院》泥塑群像作一简介。

一九六五年六月到十月，四川美术学院的一些师生在四川省的党政领导下，塑造出了一批反映地主收租的泥塑，名为《收租院》。

《收租院》在庄园内外现场构思创作，共塑有114个人物，其中82个男人，32个女人；17个老人，18个孩子；正面人物96个，反面人物18个（外加一条恶狗）。实物道具有50多件。《收租院》以“连续剧”形式表现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其主题是揭示地主阶级的凶残和农民的悲苦（同时也表现农民的反抗精神）。它以一个拄棍蹒跚前来交租的瘦弱老妇开篇，以一个紧握扁担、怒火中烧的蹙眉壮汉收尾，共分为7组群像：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

（文革中，《收租院》作为紧密配合阶级斗争的有利工具，被重新塑造和补充，称作“革命现代泥塑”。1971年出版的《革命现代泥塑收租院》将收租院分为逼租、验租、过斗、算帐、迫害、造反、夺权七个部分。）

《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收租院泥塑群像》解说词：

刘文彩外号“活阎王”，他的“铁板租”每亩高达一石七八斗；收租时用特制的大斗大秤和特制的“飞轮风谷机”，使一石谷子变成六七斗。刘文彩霸占田地、逼租逼债，对农民使用钢丝鞭毒打、坐老虎凳、活埋、关水牢等各种毒刑。这个恶霸地主，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有二十八处公馆，二十七处粮仓。

解放后，这座地主庄园改为陈列馆，作为教育广大人民世代永远不忘阶级斗争的地方。

1965年，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

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114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收租院》泥塑刚一诞生（1965年10月），便产生了“爆炸性”的轰动和影响。例如，当年底它首次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每天将近一万人涌入展厅，累计共有300万人登记参观，七、八个大使馆要求去他们国家展览。《收租院》被拍成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部分解说词被编入小学教材；出版了一版又一版的画册（包括外文版）；全国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它被喻为“美术界的原子弹”。

三十多年之后，1999年，旅美艺术家蔡国强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对《收租院》挪用、复制，获得当年双年展的金狮奖，又让《收租院》火红了一把。再十余年后，2011年，《收租院》再次进京，炎黄艺术馆两层的展览厅第一次被同一件作品所充满……

泥塑《收租院》经受了时空的考验，似乎具有永恒的魅力。

《收租院》泥塑



《收租院》2011年在北京展出

第一部分：交租

四方土地都姓刘，千家万户血泪仇！穷苦的农民们忍着饥饿、扛着粮食来到这个人间地狱。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装满地主粮仓的都是我们穷人的血和汗；填满我们穷人胸膛的只有仇和恨！（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第二部分：验租

刘文彩的地租本来就高得出奇，可他还利用收租的机会，想方设法进行盘削榨取。这是佃户要过的头道关——验租关。（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第三部分：风谷

这是第二道关——风谷关。刘文彩特地在风谷机上装着滚珠飞轮，风力比一般的风谷机大上好几倍。一担上好的谷子经它一扇，就只剩下七八斗了。（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第四部分：过斗

现在要过的是第三道关——过斗关。

“斗啊斗，你是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可你，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尽我们穷人的仇！”（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第五部分：算账

验谷关、风谷关、过斗关三道关过去了，现在要过的最后一道——算账关，这也是多少农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一关！（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第六部分：逼租

这个双目失明的老大爷，全靠小孙女服侍他过日子，小孙女就是他的命根子啊！他们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在地里不知撒下了多少血，流下了多少汗，可这血汗换来的不是糊口的粮食，却是一张卖身契！

“兹因无力交纳所欠刘总办（刘文彩）地租三斗，愿将孙女抵押……”

“孩子啊孩子，不是爷爷忍心卖掉你，这都是黑心的地主硬逼的呀！”

满腔的苦水，满腔的仇恨！在苦水和仇恨里长大的孩子啊，永远也忘不了这世世代代的苦，祖祖辈辈的仇！（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第七部分：反抗

有剥削、有压迫，就必然有革命、有反抗。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为了生存，为了子孙万代，我们要拿起武器，去找游击队，去找共产党！我们要消灭这吃人的地主阶级，摧毁这万恶的剥削制度！我们要打出自己的天下，建立人民的江山。

（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即席发言：

报告里提到大型泥塑《收租院》，是雕塑的革命化，现在还在美术馆展览。我自己看了三遍。那是很感动人的，有好多观众看了流眼泪……已经有好几十万群众去看了，现在五月份的门票都卖光了。……前几天有一个日本代表团，他们是搞文艺的代表团，我同他们见面的时候，代表团的团长就讲，我们到中国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看了《收租院》，收获很大。（1966.04.14）

第一章

《收租院》与收租

出生在“新中国”的人，大都不了解“解放前”的地主，更没亲历过地主的收租。他们对地主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中共当局的宣传。从那几十年的宣传中，他们得知，“解放前”是“万恶的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地主极其残暴贪婪，其剥削压迫农民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收租，其代表人物就是刘文彩，而泥塑《收租院》就是地主阶级残暴贪婪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六十年过去了，当年在“旧社会”生活过的老人大多已经过世，了解刘文彩的人也日渐稀少。

不过，笔者很幸运地在安仁镇采访到了还幸存的刘文彩当年的长工、佃户、邻居、厨师等，聆听并记下了他们的讲述。

本章中所记录的，就是部分知情老人对当年交租、收租的讲述。



泥塑《收租院》展厅

只有骗外面来参观的人

讲述人：吕泽普

1926年生，刘文彩雇工



我们这儿解放前属于安仁，解放后说开会不方便，因为离苏场近，就划归苏场管了。

解放前，我家很穷，我妈去大邑县帮人，我大哥，他大我10岁，叫吕忠普，在刘文彩家做长工。

我老汉（爹）拖我们拖不动，我就对大哥说，你去给刘总办拿拿关系，我去打个工。那一年我才14岁。

我大哥去说了，一个管事把我领去找刘总办。他正在床上烧（抽）烟。我就跑上去给他跪倒。他一下子翻身起来，把我扶起来：“你说嘛，你说。”我告

诉他，家里没得办法（生活困难）。他对我说，那你来帮我嘛，要米的话，一个月60斤，要钱的话找某人，要粮的话又找某人，并且告诉我好久好久来上班。

我不要钱，要米。

管事说我14岁力气还不够，不要我干装谷子的气力活，只把谷子翻一下晒干。我在刘家做过几年活，我晓得，刘总办这个人没得说的，心肠比较好。

问：他打人不？

打人？打过哪个？我在那儿干过，我晓得。从没见过他打过人，脾气都没发过！没得饭吃的找到他，他给米。还说：“没得吃的，明年到我这儿来。”帮他的人很多，长工短工有200多人，从没见过他打过哪



《收租院》第六部分——逼租

个，吼过哪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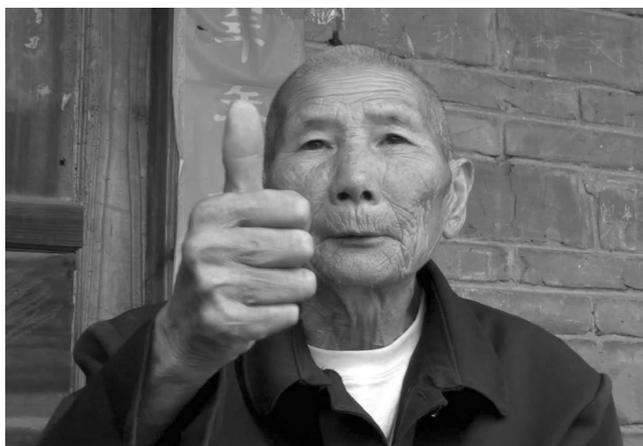
我是个共产党员，有啥说啥，对不对？共产党好不好？好。去年地震，共产党救灾，就好嘛。

刘文彩好不好？好！刘文彩修那个中学，花了他上百亩田（注：实际上有四千四百多亩），现在还是大邑县的重点高中。现在大邑县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修这么大所学校？刘文彩还是做了很多好事，他造福了后代，没得他，安仁没得今天这个风光。庄园里（即刘文彩地主庄园展览馆，曾叫做陈列馆）这样那样地整人家，我不去看，都是编造的！大斗进，小斗出，假的！！我们这儿租他的田，有100亩的、60亩的、50亩的，今年交不起租，算了，明年再来；你没得吃的，拿点钱回去买米。吃人奶这些事都是假的，是那些人瞎X说的！是那些不安逸（不高兴）他的人给他安的。我在那儿干过，就晓得刘文彩是啥情况。我大哥给他煮饭，他喊我哥打牌，输了算他的，赢了算我哥的。这是我哥亲自给我讲的。他帮刘总办干了七、八年，他已经死了20多年了，你再过几年来我都不存在了。

所以，那个陈列馆我们这些老人都去看，要不要票都不去，因为里面都是编造的，没得看头，只有骗外面来参观的人。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1日

地 点：大邑县苏家镇虹桥村14组



“刘文彩，好！”

“枪毙我也要说刘文彩好”

讲述人：吕功云

53岁，吕泽普之子



我今年50多岁了，我们这儿以前有好多个刘文彩的长工和佃户，我当娃娃时去耍，常听他们讲起刘文彩，其中谷伦三长期给刘文彩干活，一年都不回来，他了解情况最多，也爱给我们讲。

谷伦三穷得很，住在两间茅草房里，要倒要倒的。他对我说：“现在把刘文彩说成这个样子，完全是编造的，是假的，其实他对我们好得很。刘文彩的风谷机都是木头做的，但是陈列馆里（解说词）写：那个链条机把好谷子吹出来。那个陈列馆，我们附近的人哪个去参观嘛。”

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去采访谷伦三，不是说刘文彩是恶霸地主吗？谷伦三是这样回答的：“你要我说假话我说不来，我实话就实说，刘总办对我很好，我去帮人家晒谷子，人家还煮鸡蛋给我吃，共产党哪个拿蛋给我吃？”

他为这几句话脱不到手，要整他，抓他出去批斗。他说：“你明天把我拉去枪毙了都可以，我还是要说刘文彩好。”

但是他还是跑出去躲了段时间。

我们这儿以前有个叫李年华（音）的人，他给我讲过一件事。有一年他去帮刘文彩收谷子，那户人家说，唉呀，天灾，没得水，收成不好。李年华就对他说：“我是个跑腿办事的，做不到主，你直接去找总办，他决定咋办就咋办。”那户人当真就去找总办。刘文彩正在打牌，他等总办打完饭后说，今年天干，秧子栽下去干死了，没得收成。刘文彩笑哈哈地说：“没事嘛，今年给你免了，你拿点钱回去，买点猪来喂起，明年给我交就是了。”

给我讲过刘文彩好的人还多，我爸也是这么说。就说他嘛，十四岁干得了什么活？只好安排晒晒谷子，人家（刘文彩）留他下来给碗饭吃，每月60斤大米，怎么说人家不对？说人家提（抢）别人的锅、提别人的碗，那都是日壳子（乱说）的。坐水牢？完全不讲历史事实！

外面来的人去看陈列馆，唉呀，好残酷！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内情。

如果谷伦三不死，他讲得最清楚，他长年在那儿做长工。可惜他死了。再过十年，一个知情的人都没有了。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1日

地 点：大邑县苏家镇虹桥村14组



《收租院》第四部分：算账

“刘文彩硬说这位老大爷租子交不够，逼他按了手印，把儿子抓去当壮丁。老大爷也被打倒在地。”（当局宣传品配图文字）

那些都是骗人哄人的

讲述人：刘柄南

安仁镇刘文彩庄园旁农民，94岁



我是个贫农，干一辈子庄稼活，现在我94岁了，身子骨还好得很。

你们问刘文彩嘛，我们喊他五老爷，当年经常见面。我们这些人，他也看得起，对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很客气。在街上碰到，都要打招呼。五老爷是个善人，吃不起饭去找他，一斗（米）两斗的拿。关系好的还挑一担走。《收租院》里那些东西，是些啥子鸡巴东西？全部都是骗人的！啥子“大斗进，小斗出”？哪个看到过？说他抢别人田产，他有的是田产，抢啥？就是要占你的地皮，也是拿三亩换一亩。你们问是哪一家？这么多年了，也记不清了。我说的是事实。你们几个从城里来，我不管你们是啥子人，我这个人说话干脆得很，是哪个就哪个。

你们去看的那个陈列馆，究竟哪些是他（刘文彩）原来的东西？不是！那里面90%都是编谎！共产党的政策，要利用你才好办，恨你了整得你比狗屎还臭。冷妈妈坐水牢？她一个字都认不得，所有材料都是别人帮她写好，其中有一个姓彭的，这个人好像还在，专门帮她写，还要把她教会。写个材料，生疏的，念都念不好，怎么办？冷月英事先还要背材料。

刘柄南之孙刘承新插话：在文革开始那段时间，冷月英在台上讲，桌子下面藏着人给她递话，教她咋个说她就咋个说。好多人都晓得这事。后来我们民安队里有几家人，就学这种方法给娃娃照像——人藏在下面扶着娃娃照像。

刘柄南：搞陈列馆，编那个收租院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嘛，冷妈妈后来不是还见了毛老头（毛泽东），其他人哪个见得到。

他们搞那些东西，都是骗人哄人的，假的！五老爷建学校，修水渠，给人民创造了那么多财富，人死后乱说人家。

我90多岁了，我说这个话，怕啥子……

采访时间：2008年6月8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民安一队（村）

采访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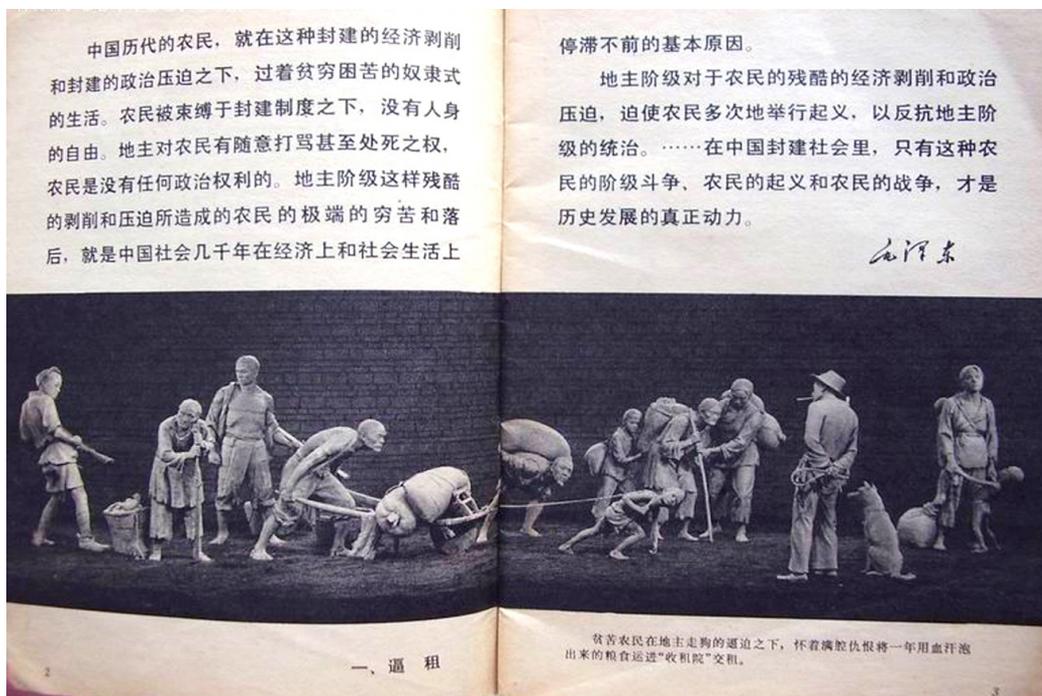
刘柄南老人是我在安仁镇采访的又一位90岁以上的老人。也许是一辈子干体力劳动，94岁高龄的刘大爷身体还十分硬朗，而且耳聪目明，思维、记忆力等都不错。

可惜的是，采访当天我时间很紧，没有留下来长谈，再加上他的不少土语伴上当地口音让我听起来很吃力，所以，失去了一些内容和精彩。

但是，一点不含糊的是，他的态度十分鲜明，语言直截了当，对陈列馆和收租院的造假非常反感，甚至用了一些粗话。我想，这除了如他说的，活到90多岁无所谓了之外，还有他本身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原由。

因为，有很多老人，尤其是那些被整了一辈子的“分子”们，即便走到坟墓的边缘，也吞吞吐吐，不敢直言。

补记：刘柄南老人于2009年初去世。



当年当局宣传品

“莫得那些事，编的！”

讲述人：龙万富

当年刘文彩的长工，90岁



“莫得那些事，编的！”

我给刘总办干了好几年活，晒谷子呀，下乡挑谷子呀，还喂猪。当年那些长工短工都死了，就我还活着。我今年90岁了，解放那年30岁。我身体好呐，没吃过药。

在庄园干活，我们不吃陈饭（剩饭），都吃新鲜饭，同先生（即管事）吃一口井里的水，陈饭拿来喂猪，喂壮猪。壮猪杀来自己吃，那个肉肥得很，我们一个人吃不下一碗。我们还吃纸包的谷花糖，油浸浸的，里面有花生、核桃。

活干完了就到街上去耍，有戏的话就同总办他们一起看。收租时我们挑起箩筐跟先生到乡下去。佃户交不起租就算了，明年子（第二年）再交。每年佃户只交谷子，麦子这些不收，归佃户。每次收租，先生还要在馆子请我们长工吃饭，同一桌子吃，不在佃户家吃。陈列馆说交不起租就拿人家东西，还卖人家的孙女，莫得那些事，编的！

我在庄园干长工，没见总办吃人奶、成天吃山珍海味，也没见大斗进、小斗出。人家没干那些事说有那些事，不讲天良！（做人）良心要紧，我不能说白话（假话），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1日

地 点：大邑县苏家镇虹桥村13组

采访后记

龙大爷说他是刘文彩长工中活着的最后一个，其实这话不准确。但是，他可能真是唯一的一个“长工”——90岁高龄为生活还在天天劳作。

每天，他挑着菜往返几个小时到安仁镇上去卖。我碰巧在安仁镇外的街上见到他卖完菜回家，于是约好在他家等他。

我搭乘一辆摩托沿乡间小路赶到他的“家”（因为家已被强拆），这一等就等了近三个小时，天色已黄昏时他才挑着担子拖着腿慢吞吞走回来。

老人不善言辞，但只要说到刘文彩的那些“罪恶”，他便情绪激动，连连摆手、摇头，斩钉截铁地说：“莫得那些事，编的！”

龙大爷的面相很入画——一个刻满岁月苍桑而又盈满忠厚淳朴的老农形象。他坐在他那已被拆毁了的“家”中，背映着黄昏暮色，构成一幅悲凉人生的图画。



龙万富被拆掉的家

政府强征了龙大爷家所在的土地，要龙大爷一家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可是，那儿的房子还没修起来，政府先将龙大爷的家强拆了。龙大爷一家，不得不住在自己搭建的小棚里。

龙大爷眼下仍然很穷，每天不得不挑着担子奔波劳顿。

共产党多年宣传，象龙大爷这样的劳动人民1949年前深受地主的剥削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49年，“救星”共产党和毛主席来了，把龙大爷这样的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使他们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幸福生活。

“新中国”60年过去了，我亲眼见龙大爷佝偻着身子，挑着担子，为生活一步步蹒跚在街头……



在《收租院》之后，一些艺术家又创作了《雇工院》，这是其中一幕“晚年难熬”。



家被强拆的“长工”、90高龄的龙大爷每天挑着担子。“晚年难熬”……

补记：龙万富老人于2012年去世。

是瞎鸡儿编！

讲述人：李福清

刘文彩当年佃户，90岁，安仁镇民安三队



问：您看过展览馆里的《收租院》雕塑没有？

李福清：唉呀，说起它脑壳就痛，瞎鸡儿编！那些事完全是编造的！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租就去吃饭，随便吃饱。有些人还把自家的小孩子也带去吃饭。

（注：后来《收租院》就据此编出小孩子也去给刘文彩交租。）

那时交租也撇脱（即方便、简单、容易通过的意思），谷子挑回来，倒在堆子里，风转后就过斗。

水牢是编的，现在改为“鸦片馆”也是编的。当年庄园里红楼失火，有很多碗被火烧了，那些碗就堆放在那里。（注：刘文彩孙子刘小飞和刘元富的养女康X秀曾告诉笔者说，“鸦片馆”也是编造的，并没放鸦片。康X秀说，当年那里面堆放的是柚子。）

说他吃罗二娘的奶，更是瞎鸡儿编！（详见对罗大文的采访录）我说给你听，如果那些人（编造者）还在，拉他来见我面，让他同我对证，我两句话就打他龟儿子服服帖帖！

问：当年给刘文彩交租后饿死过人吗？

李福清：从没饿死过人！我说这句话是负责的。做人，心要放在当中。我从不整哪个害哪个，要讲实际。那个时候交租，没有后来人民公社的公粮交得多。刘文彩每亩只交200多斤，公社要交300多斤，而且还要交麦子，大春小春都要交。刘文彩只收一季。（注：据安仁的一个生产队长罗友志讲，那时人民公社交公粮上米每亩350斤，上麦子200斤。刘文彩只收一石谷子，折合米290斤。另据调查，当年度量不统一，在大邑安仁镇一石谷子只有360斤，还有人说是330斤，折合米260斤上下。）

还有，刘文彩这个人，说他到处赌也是乱编，他这个人规矩得很，我们喊他五爸，他看到我，还叫我不要瞎整。啥子意思？就是不要去偷鸡摸狗，做人要

正当。

采访时间：2010年7月25日

地 点：安仁镇民安三队

采访后记

李清福老人虽90高龄，但口齿清楚，记忆仍健。1949年前，他靠给人打短工为生，其中也给刘文彩打过工。一提到展览馆的造假，他便毫不含糊地用川西当地特有的语言开骂，全无另一位老人雕花匠李庆安的顾忌。

可惜，他的当地语音有好些我反复听录音都没弄明白，因此，失去了一些内容。



刘文彩收租“大斗进，小斗出”一直是《收租院》阶级斗争教育的拳头产品和重头戏，至今仍在庄园里展出。

央视陈汉源当年拍的电影《收租院》里有一段解说词：

“斗啊斗，你是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可你，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尽穷人的仇！”

这段文字还编入小学的教科书。

“‘大斗进，小斗出’？这是吃屎（知识）份子编的。” 李福清说

补记：李福清老人于2013年1月我第五次前往安仁的前一天去世。



那时交租 没有后来交公粮多

讲述人：卢辉武

刘文彩当年的佃户，86岁

安仁镇民安三队



我是当年刘文彩的佃户，租了他两亩多地。一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的租。当时，田不好的，交几斗，好的，交一担，再好的，一担二。遇到天干（旱）或水灾，就少交。

问：据说说交不起租要卖儿卖女？

卢辉武：（大笑）那是日壳子（编造）的，刘文彩从来不强迫。还说大斗进小斗出，莫得那些事！交租够了，剩的就自己拿回去，算是自己的了。去了他还要给你脚步钱，铜钱，一吊二吊的。去交租的他招待伙食，吃烟的他给叶子烟。肉嘛，碰到有肉才有肉吃，记得那时是三天一个小牙祭（吃肉），八天一个大牙祭。也可以带娃儿去吃，不交租空手去的也可以吃。

还有，给刘文彩交租，谷子只扇（吹）一次，解放后交公粮要扇两次，先自己扇一次，到仓库还要扇一次。交公粮时仓库里就用的那种滚珠（轴承）吹风机。（注：在展览馆里，当局为揭露刘文彩当年残酷剥削农民，摆放了一架滚珠轴承吹风机，说这种风机风力大，把不少谷子吹掉，以至农民不得不多交粮。）展览馆里那架滚珠（轴承）吹风机不是刘文彩的，是另一个地主廖增山的。

过年了，如果你有困难，给他说声，他就拿米给你，拿去过年。生活有困难找他，他也拿米，不用还。

（我提到书上写一个叫罗二娘的因交不起租被刘文彩抓去当奶妈，卢辉武老人大笑不已。）

罗二娘，我见过呀，她就住在公馆背后墙边那个巷子里，稀球脏（很脏）的一个人！刘文彩吃她的奶？哈哈——

给刘文彩交租没有解放后的公粮交得多，公粮交得比给刘文彩的重。刘文彩只交一季，不交麦子，公粮还要交麦子。刘文彩那时没有饿死人，饿死人是公社化（指人民公社）的事。那个时候才惨，整得伤心！一天吃一两、二两粮，一

个生产队饿死好多人。我把稗子推来吃，还好，我家还没饿死人，只是我饿得走路要支棍子才走得动。我今年86岁走路都不支棍子（拐杖）。

刘文彩时哪有饿死人的？！

这个万成堰也是刘文彩修的，以前这儿是干坝子，修了万成堰有水了才种稻子。

还有，那个时候刘文彩没有强迫人，他要用地，你愿意搬就搬，不愿意就算了。愿意搬的就给你房基，拿田同你换。现在搬房子，不搬不行，强行干！我们民安一队、二队、三队，要你搬就得搬，推土机哗啦啦把田给你推了，推了一队推二队。民安一队的有人去挡（阻拦），结果脑壳被打开（破）了。刘文彩那時候没有这么干！

采访时间：2010年7月26日

地 点：安仁镇民安三队

四川是天府之国，一年收两季，刘文彩收租只收一季谷子，平均一亩一石，也就是一半，另一季麦子农民全部自得，田坎上的蔬菜豆类都归佃户，公粮由地主交，佃户不交。民安三队的老贫农李福清说算起来交租占总收成的30%。众多的老贫农，老佃户都说，后来在毛泽东时代交的公粮比给刘文彩交的租多许多。

东夫先生在《麦苗青，菜花黄》一书中写道：

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曾经到安仁公社一个生产队的食堂搞调查。这个食堂断断续续停伙多日，是所谓“关了食堂闹粮”的典型。他一查，不是那回事。这个队有田、地430亩，人口购17.6万斤，平均每亩负担4百斤以上，哪里还有什么存粮。（该书第164页）

说了真话要遭整

讲述人：许秀英

刘文彩的佃户，80岁



我是18岁时从崇庆县隆兴嫁到安仁来的，原来的事是我老人公（岳父）讲给我听的。我老人公以前是卖麻糖的。刘文彩最初是赶马的，他天天都要从我们门前过，爱来耍，爱同我老人公开玩笑。我老人公卖麻糖用个钉子敲，刘文彩说：“么儿，我拿个锤锤给你敲。”他当真给他一个一卡多长的锤子。

我嫁过来时，我们种了刘文彩一亩六分田，一亩田交一石一的租，后来他五老婆王玉清加了一斗，变成一石二。那时做田不太赚得到，一亩田整得好赚得到一石谷子，整理不好还没有一石。算下来我们同老板是四、六开，我们四成，老板六成。不过我们只交大春，就是只交谷子，小春（麦子等）不交。解放后才要交小春。

我们给他交谷子去后就吃顿饭，交完了就给我们点工资钱。

大斗进，小斗出？莫得那事！我们常去交谷子，哪有那种事？！风机也是一般的风机，哪有啥子弹子？大斗、小斗是编起说的，这个我不赞成，人家一个斗就是一个斗。风机也是陷害他的，展出的那个风机是廖增山家的。

有一年谷子成熟时，遭了水灾，我们去说一声，当年的租全免了。

吴世跃插话：我听好多人讲，那一年的谷子都不交了。

问：你老人公认为刘文彩好不好？

许秀英：咋不好？好！说几个事。我们那姐夫没得出息，去打牌（赌博），后来他病了，吃的都没得，叫我老人公去找总办（刘文彩）。我老人公去说：“老大。”他喊总办老大。“你是不是借三斤米给我女子吃哟，我女子实在没得办法。”

“三斤米？”刘文彩说，“三斤米拿回去也不够吃。你去喊王培九（音）印五斗米给你。”王培九是……行户（？未听清）嘛。那五斗米拿去吃了没有

还，刘文彩叫不要还了。

他还做件好事。有一个老汉是个驼背子，他儿子憨痴痴的，两人到这儿来买三斗米，结果路上被人抢了。他到我家来哭，我们把他带到总办那儿去，他给总办跪倒。总办说：“起来起来，好说好说。”总办给了他三斗米，还说他去追问这件事。后来他拿皮蛋去送给总办，表示感谢。总办说：“不要，不要，哪个要你的哟。”

他很做了些好事，他修了文彩中学，全县的都来这儿读书，交不起学费他就给你免了。不是我娃娃些还读不了书，我的娃娃就是文彩中学毕业出去的，我老二还在那中学教过书。他是恶霸？打人？打了哪个？！哪个被他打过？！有事找他，他都给你办了，我们都沾他的光。我来这儿60多年了，啥都晓得，不是他，我们没得这么幸福。解放前我们没有受过穷，都是有吃的。你种他的田，三升二升的赚回来，都是够我们的嘴（吃）的，晓得不？解放后才不够吃，从公社食堂起就一直不够吃，直到邓小平把田下放了才吃饱饭。

解放了，不敢说他（刘文彩）好，说了你就是反革命分子。李季三（音）就是（因此打成）反革命分子，X子元也是，陈XX也是。上几次记者来我屋，来了好几回我都不说，一丁点都不说，一口“不晓得”，只说“共产党好”就是了。这次是吴师傅（吴世跃）同你来，又是小飞（刘小飞）介绍的，我才说真话，其他人来我提都不提。我怕是来哄我受骗的，说了真话要遭整，把你整进去，那个日子难得过。



“其他人来我不得说。”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 点：安仁镇千禧街南六巷

采访后记

第三次到安仁采访时，见到一本书《刘文彩原形揭秘》（中国图书出版社），其中有一章是“为刘文彩招魂农民不答应”。该章说：“农民群众受刘文彩剥削压迫深重，反抗强烈……农民群众一听说最近笑蜀写了《刘文彩真相》一书为刘文彩翻案，就十分气愤。”该章中排在第一个“不答应”的农民叫陈子

云。书中他是这样说的：“刘文彩当然是靠掠夺、剥削才富起来的，三岔乡的农民只要种了刘文彩的田，莫不把你剥削惨，比其他地主还凶。解放前我家先种王家10亩田，每年租谷每亩一石。不久刘文彩估买了王家的田，就要我每亩多交一斗。而且刘文彩的斗，每斗要多大半升。平时劳役也多，一次我父亲为刘文彩交三斗玉米从新场到安仁，30多里路，只供一顿饭，给了半升米。刘文彩心凶得很，哪有什么‘扶贫济困’？”

安仁镇的吴世跃碰巧认识陈子云，他愿意带我去见见他。

找到他家时，陈子云不在，但见到他妻子许秀英和她的朋友陈秀英。看在老熟人吴世跃的面子上，许秀英接受了采访，并说了上述那些话。

由于陈子云不在，我便直接问了几个问题，比如：“你老公认为刘文彩好不好？”、“有没有大斗进，小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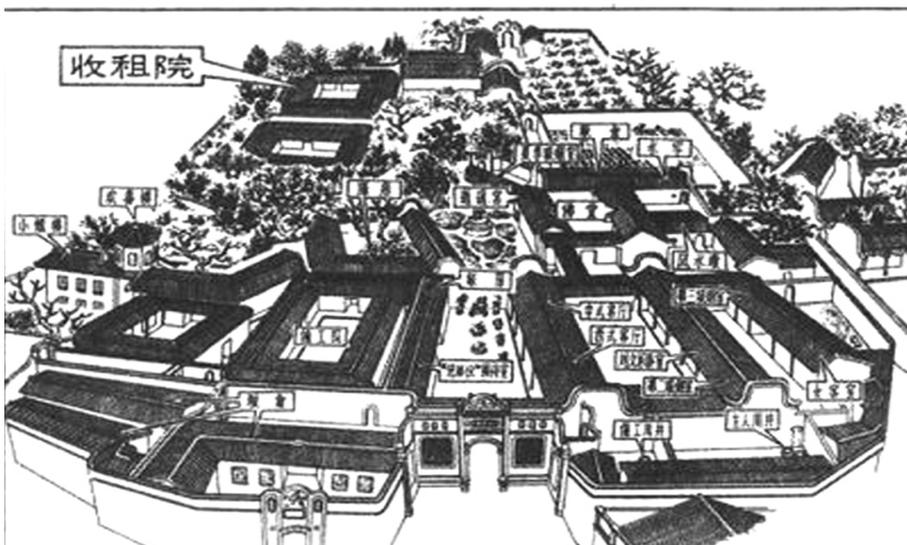
许秀英毫不含糊地作了回答。

并且，在陈秀英谈到若为刘文彩平反她举双手同意时，许秀英情不自禁地边拍手边说：“是他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平他反我们拍巴掌欢迎。”（均有录音录像为证）

我听到的是谎言吗？



2013年4月5日，许秀英前来参加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主持的联谊会，在庄园的《收租院》图文展馆里同刘小飞合影。（左一为当年刘氏庄园里的丫鬟罗淑琼）



他对穷人非常照顾

讲述人：陈秀英

刘文彩的租住户， 80岁



我是安仁元兴的人，嫁到这儿张家来的。我嫁来时还不到17岁。就在刘文彩碾子那儿。碾子那儿有榨油的，打油的。我们就是租住刘文彩的屋，一年租金一斗谷子。我常常见到他，他经常戴个和尚帽，一个红顶顶的瓜儿皮，上身穿个马褂子，下身是个长衫子。

刘总办这个人对人好，安仁周围的人，不管你老的小的，他都保护得好。一丁点事找他都打得通，只要找到他，不管是谁，他都帮忙。我老公到外面去干活时被抓壮丁，他什么都干过，当过猪贩子，挑谷子来打米卖。我家亲戚张子强去找到刘总办，说家里没有劳力。刘总办说：“这事算我的。”不多久我老公就放回来了。

刘总办对穷人都非常照顾，穷人他每年都要送斗谷子去，每年8月15送。到过年时，凡是年关过不起的，他就拿米、拿肉照顾，穿衣服都关照，而且不要你的回报。

就说现在，不是因为有老公馆（即刘文彩庄园），建川博物馆又咋会建在这儿？建川买了我们的地，我们才搬到街上来，有了这套房子，每月领360块钱，现在这房子要值30多万了。说来我们还是沾刘文彩的光。人家几十年没做过亏心事，整人家，哪有那些事嘛？！如果现在平刘文彩的反，我举双手同意，因为他没得（当局宣传的）那些事。

许秀英：是他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平他反我们拍巴掌欢迎。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 点：安仁镇千禧街南六巷

采访后记

陈秀英是在采访许秀英时偶然遇上的，她快人快语，在许秀英讲述时不时插话，表述自己的观点，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虽然，她也说，她同许秀英一样，对那些上面来的人，不说真话。

[拄拐的老奶奶]

此雕塑是《收租院》的一个经典，当年全国媒体铺天盖地宣传，留下了如下文字：

1，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奶奶，她知道自己一年的收成顶不了一年的租子，只好把唯一的一只老母鸡也拿来顶租债。（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2，这位孤苦伶仃的老大娘，被迫拄着拐杖来交租。今年催租，把老大娘所有的粮食都拿来了，逼租的狗腿子还说不够，又把她家里仅有的一只老母鸡也抓来顶租。（当局宣传品配图文字）

3，孤苦伶仃的老奶奶，被刘文彩榨干了血汗，夺去了亲人，现在，狗腿子又逼着她来交租，她只得把仅有的一只母鸡也拿来了。（当局宣传品配图文字）

4，无依无靠的孤老太太，拄着拐杖来交租，她知道租子交不够，只好把一只老母鸡带来顶租。跨进大门抬头看，这地主的收租院，真是穷人的鬼门关。（当局宣传品配图文字）



《收租院》与“收租”（征购）

《收租院》里说刘文彩逼租如虎如狼，不仅把农民剥削得倾家荡产，而且打骂关押，手段残暴。

笔者在采访和收集阅读相关资料中发现，《收租院》里的种种“逼租”现象的的确确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不仅发生过，而且范围广、时间长，程度烈，可谓惊心动魄！

不过，很喜剧更很悲剧的是，这一幕幕逼租的惨烈发生在“解放后”（1949年之后）的“新社会”里，只是名称不叫“收租”而叫“征购”。

一、一场名副其实的抢夺

成都的东夫先生，从1995年起，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刘文彩家乡所属的温江地区，采访了两百多人（从地区领导到普通农民），并在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写出了一本近四十万字的纪实作品《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实》。

作者以史学家的严谨冷峻，言必有据，真实地记录了该地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局用暴力强行“收租”（征购），到六十年代初大量饿死人的历史史实。该书完稿十年后，终于由香港田园书屋于2008年5月出版。下面是该书中的一些文字：

整整一个冬季，潮湿、阴冷的川西坝子充斥着交粮的催促声，地委机关所在的刘家大院里，没日没夜不是地委常委会就是县委书记会，十万火急的通知如雪片漫天飞舞，各级工作组在乡间小道、田埂农舍窜来窜去。被虚报的产量冲昏了头的领导机关认定粮食收不上来，是被农民隐瞒私分掉了，使尽种种手段进行催逼。

大邑县安仁公社（即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乡）是个有2万多人的公社，人均稻田1.2亩，1958年实际亩产5百多斤，而征购任务人均500斤，亩均414斤，征购任务占到产量的四分之三。大春收获以后，经过几个月的催收，到1959年2月，几乎所有的粮食搜刮一空，仍然完不成征购任务。有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将为数可怜的一点粮食藏匿转移，被搜出来后，又被作为“粮食确实

是有”的铁证。瓦窑管区社员邬元甫在月黑风高之夜，把半口袋米放到崇庆县地界的一个草堆里，被那边的人发现拿去吃了，却不敢声张，悄悄找到那边的队干部说：“米我不要了，把口袋还给我。”

邬元甫之所以吃哑巴亏，是怕担私藏粮食的罪名，其罪大恶极，简直就和私藏武器图谋造反差不多。但邬元甫因为舍不得一只口袋，走漏了风声，就被拉到会上斗争，死活要他吐出究竟还藏了多少粮食。

（《麦苗青，菜花黄》第143-144页）

在1959年的粮食征购中，农民的粮食几乎被搜刮一尽！

郫县（即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县委书记赵金波在红光公社宣布：“凡是完成征购、没留粮的地方，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斗者被脱去衣服，站板凳、跪竹片、跪转头，打得头破血流，惨叫不止。

……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抢夺。有的地方不等稻子完全成熟就组织抢收，不等晒干风净就往国家仓库里运，各级干部积极分子遍布田间、道路和仓库，持枪民兵分兵把口，为的是不让农民把粮食拿走。在反右倾运动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征购任务完成得异常迅速。每个基层干部的命运都和完成征购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为了躲过眼前令人胆寒的灾难，谁也无暇顾及今后的生死存亡。

这一年，四川创造了建国以来粮食征购完成速度最快、数量最高的纪录。1959年9月中旬，四川日报兴高采烈地宣布，到9月10日止，全省征购粮入库比58年同期增加61%。

10月底，温江地区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比以往提前三、四个月。当年全区粮食实际产量，约合贸易粮20亿斤，征购任务竟达到15亿斤，约占产量的75%！

10亿斤的贸易粮征购，本来已经是维持农民生存所能达到的极限，所有超出部分，必然以农民的生命为代价。

在人均耕地仅有两亩左右的“肥富”地区，人均征购量达到600—800斤，个别社队甚至更高。华阳1万来人的白家公社，竟征购了大米1000万斤！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前所未有的征购任务，其结果是普遍的粮荒比任何一年来得迅猛……绝大部分地方口粮所剩无几，有的收完粮食便断了粮。

（《麦苗青，菜花黄》第230-231页）

二、刘文彩故事幕后推手的真言

马识途是著名作家（姜文导演的影片《让子弹飞》就是根据他的小说拍摄），也是共产党的官员（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同时也是编造刘文彩故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1995年，成都的《龙门阵》杂志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文章记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交公粮的情景：

“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也搜刮得没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派武装去镇压，有的社员对我说，连机关枪都对他们架起来了。”

文章还说：“我们搞‘四清’发动社员诉苦时，社员一诉就诉到自然灾害那几年他们那里饿死多少人的事，弄得我们啼笑皆非。”

“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购20亿斤粮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向中央说了大话，就要兑现，不得不把社员的口粮也征购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哪有不饿死人的。”（《龙门阵》1995年第三期）

马识途的文章提到饿死人的事，那么，那几年大邑县饿死了多少人呢？

据大邑县县志（1983年版）记载，1958至1962年全县的人口数字分别为：

1950年303350人，1958年346770人，1959年317673人，1960年295188人，1961年281491人，1962年280906人。也就是说，1958年至1962年，全县人口减少了65854人。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由此表可看出，从1958年到1962年间大邑县至少饿死了65764人。

“刘文彩的罪恶故事”就诞生在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年代中，它以燎原烈火之势，火爆全国。

三、虚报的产量，血腥的逼租

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四川则延长到1962年9月），四川饿死人居全国之首（见杨继绳《墓碑》），在四川，有两个县又居全川之首：一是川西雅安地区的荥经县（详见童梓平、阿宁所作《大劫难》），二是川东涪陵地区的丰都县（即“鬼城”所在地）。我在《丰都县志》（1991年版）第31页查到如下记载：

1959年9月，全县粮食总产由1958年的21.75万吨降为11.51万吨，上报地委称42万吨，地区下达征购任务11万吨。

1959年12月19日，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

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农民”的主张。当

场吊打七人，其中打死一人。会后，区、乡召开打人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被撤销干部职务1179人，造成全县性严重违法乱纪。

1960年2月，反榨菜“瞒产”，继续任意撤销干部职务，乱清家。

1960年3月，地委派姜成玉任中共丰都县委第一书记。

（遭撤职逮捕的县委书记刘维梓于1983年3月被“免于刑事处罚”，原因是“当年丰都的违法乱纪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造成的”。——见县志同一页）

注：据我采访的从丰都逃亡的乡村教师鲜担志（其父饿死，他所教的学生一半饿死）讲述，接任的姜成玉书记当年在会上说：丰都70万人中至少饿死了20多万。（详见笔者《长寿湖》一书）

四、李井泉，一个真实的“刘文彩”

饥荒年，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谎报四川粮食产量，中央于是从四川大量往外调粮，造成了四川居民定量口粮的严重短缺，为了弥补这个短缺，李井泉采取了突然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重发新粮票的作法。四川省饿死那么多人（据廖伯康统计至少为一千万，详见本章后面对廖伯康的采访），与李井泉的谎报产量和突然宣布粮票作废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后果比前苏联梁赞省省委书记弄虚作假造成该省经济大衰退更严重、更恶劣。但是，李井泉并未为此受到丝毫惩罚，他反而将后来（1962年）揭发他的萧泽宽（时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廖伯康（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打成了重庆市著名的“萧李廖反党集团”

由国际港澳出版社出版的《天府悲歌》（李才义著）第210页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1959年至1961年四川连续三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和1961年的产量相当于解放前夕（1949年）的89.6%和77.3%。但三年间国家征购占产量的比重反而由1958年的30%左右提高到48.9%，46.2%和38.8%。三年间农村人均留粮分别

长风社乘长风破万里浪

1958年8月1日《人民日报》1版

早稻亩产一万五千斤

据新华社武汉31日电 全国最先大面积提出亩产万斤试验田的湖北省孝感县长风农业社，29日收打了田的早稻，大大超过了原定的规划。他们在一点二亩田里，收到了干谷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七斤，平均亩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一斤。

这块试验田是全国农业劳动教养、长风农业社官木生和这个社的青年突击队合种的。他们大胆亩产万斤的规划，不怕任何讥讽和讥笑，决心要干

个样儿出来给一些保守派看看。他们在这块田里，紧紧地播密播，一般田都是每亩只播三、四万颗，他们每亩播了二十四万四千颗。肥料施得也很合适，每亩施的有机肥、无机肥加在一块，折合豆饼九百二十五斤。这块田翻耕的深度有八寸多。播秧后除草、灌水等管理工作保得很好，因而稻子长得又高又壮，一片乌黑。每亩的穗有二百四十多万个，并且籽粒饱满。

由于官木生的这块试验田是全国最早播出来的一块

万斤试验田，所以不仅这里的人众目睽睽，注意个究竟，全国很多地方的人们也特别注意。在29日收割、打场的时候，在场参加验收的人很多。有中共孝感县委副书记王振明，中共孝感县荆州区委第一书记朱朝启，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耀南，中国科学院、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北省农业厅的农业专家们，还有贵州等省前来参观的代表们，本地的农民代表们，一共一百二十多人。

1958年，开始打造刘氏庄园；1958年，亩产开始超万斤。

为139公斤、130公斤和129公斤。粮食征购率之高和农村人均留粮水平之低，为全国仅见。

当年夏季，全国粮食进一步紧张，中央于5月份起一再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包括四川在内的粮食调出省，抓紧突击抢运，确保北京等大城市和各灾区的供应。四川为此千方百计筹集粮食，并于9月1日突然宣布正在流通的“四川省地方粮票”作废，总额为4800万公斤，严重地失信于民。据统计，就在四川人民忍饥挨饿，水肿病蔓延，人口负增长的三年里，四川向中央上交了587万吨粮食……有生产队“减员”1/3的，也有全家老小都饿死的。

2004年2月25日，我到成都四川省委大院采访了廖伯康（他平反后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谈到了当年向中央反应四川省饿死人的情况及遭遇。

廖伯康：饥荒年，由于李井泉虚报产量，外调粮食，造成四川大量饿死人，我看到情况十分严重，决定向毛主席、党中央反应四川的真实情况。我们团市委几个书记在一起讨论，由副书记于克书执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由我们团市委的打字员李国全（音）打出。李国全是哑巴，找他打就是怕走漏风声。信打好后我们不敢在重庆寄，托人带到武汉才寄出。为啥？怕邮政检查呀。这是1962年上半年的事，不久，我到团中央开会，单独同胡耀邦谈了一次。随后，胡耀邦又安排我同杨尚昆见面，专题谈四川饿死人的情况。这次谈话之后，中央组织了一个18人的调查组，到四川进行调查。这18人全是司局级干部，为什么安排司局级是有讲究的。部长级下来公安要陪同保护，不利于调查，处长级级别又低了点，很多事接触不到。



他后面的标语是“总路线万岁！”

调查组的人来后曾找了市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市委办公厅主任李止舟，他们两人如实反应了情况。

我们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杨尚昆把它打印出来（去掉了头尾），只分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这样做是为了避开两个人：上海的柯庆施和四川的李井泉。

贺龙看到信，给李井泉打电话，说四川有人告他，但不知是谁。李井泉叫贺龙把信转给他。贺龙于是托廖苏华（女，西南妇女联合会主任）把打印件带到了李井泉手中。

李井泉动用一切手段大肆追查，最后终于把我查出来。

我和萧泽宽、李止舟三人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我名字排在最后是因为三人中我职务最低。但是，处分我挨得最重，因为我是“始作俑者”。我被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干最重的体力活。

文革期间我被抓出来斗，重点就是围绕饿死人的事。我坚持说四川饿死了大量的人，具体多少我说不上。李井泉后来曾向中央承认饿死了700万，有人说，不对，是800万。我这次根据共产党自己的资料进行计算，得出比较准确的数字是1000万。其实，700万也好，800万也好，1000万也好，都是冷冰冰的数字，但是，它若表示生命就不一样了，那怕是一个“1”，也意味着一条鲜活的人命！

《龙门阵》杂志2006年第1期刊登了一篇“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廖伯康说：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李井泉）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日期与前有出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廖伯康在那人人自危自保的日子里，坚守了一个人的良知，如今又在耄耋之年，奋笔疾书，把一段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谭松摄于2004年2月）

第二章

庄园展览馆的“打造”

安仁镇刘文彩庄园，占地百余亩。1958年，当局在此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后改名为《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展现地主刘文彩的骄奢淫逸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

陈列馆陈列了地主收租用的大斗小秤、飞轮风谷机等工具；展出了刘文彩用过汽车、龙床、珠宝等实物；制作了展示地主罪恶的《百罪图》；用真人大小的蜡像模型创作了反映地主残暴的种种酷刑；此外，还打造了恐怖的水牢、阴森的地牢、安放了114个泥塑的《收租院》等等。

过去，无数“革命群众”前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现在，无数游客前来游玩观赏。“阶级教育展览馆”现已改名为“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里面的展品也作了调整，但汽车、龙床仍在，大斗、风车尤存，尤其是那著名的泥塑《收租院》，作为展馆的镇馆之宝，仍一如既往地展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

小时曾在庄园里生活过的刘小飞说：“除了庄园是真的，里面他们所罗列的一切都是假的。”刘小飞是刘文彩的孙子，他说的是真的吗？眼下，“假作真时真亦假”，饱受各种欺骗的民众已经对一切都抱以怀疑。

笔者曾在安仁民间寻访知情人，试图探寻到历史的真相。



庄园是真的，图为刘氏庄园大门

一，水牢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现在，“水牢”的真相已经大白，此时再提，有重复旧闻之嫌。但是，“水牢”的名声和影响实在太大了，为了本章的“完整”，只得旧事重提。此外，想到当局曾动用移山之力，反复打造这个庞然怪物，因此，我稍微“重复”一下，也许不为过。

“水牢”是刘文彩庄园里的一间地下室，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扩建了地下室并灌上水，制作了一个铁囚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此外还有血水、血手印。

“创作”完毕后，“水牢”向社会开放。

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参观这个如丰都鬼城地狱般恐怖的“人间实物”，震撼空前！



当局当年布置的水牢

产生更大震撼效应的，是实物之外的人证——一个坐过水牢的幸存者——冷月英。

水牢解说词说：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当年里面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

纪录片《收租院》重点拍摄了“水牢”，其解说词说：“大邑县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冷月英，解放前因为欠四川西部有名的恶霸地主刘文彩五斗二升租子，就被押在水牢里，整整七天七夜，害得她骨断筋折，家破人亡。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受过刘文彩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岂止一个冷月英、百个冷月英，还有我们成千上万个的受苦人！”

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刘文彩的形象被一步步妖魔化，成为狰狞的人间恶魔。

共产党员冷月英被称作“阶级斗争活教材”，她坐着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并亲临“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场说法。据不完全统计，在1977年之前，“冷妈妈”在全国各地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多达百万人次以上。

在一步步妖魔化刘文彩的过程中，冷月英也一步步登上“龙庭”，成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现在，水牢已经被证明为子虚乌有（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为其“平反”的公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既然没有“水牢”，那么，共产党员冷月英在哪儿去坐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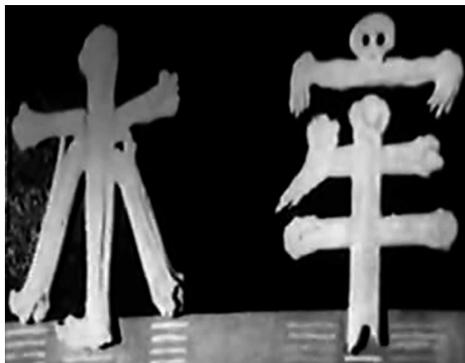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由于水牢的真相已经大白，因此省去安仁镇民众对此的大量评说，此处只收录我对冷月英大儿子冷维全的采访录。

寻访冷维全老人颇为艰难曲折，庆幸的是，在已经绝望往回走时，听说他正在回家的路上，我于是返身赶去，在冷维全老人的院坝里聊到了他的母亲——



纪录片《收租院》中的镜头
——狰狞的人间恶魔



纪录片《收租院》中的镜头

“那是共产党培养她的”

冷月英长子冷维全（75岁）采访录



问：我从小就晓得你妈妈，印象很深，你知道你妈妈当年讲的那些事吧？

冷：我妈咋个讲的，我也不清楚。我是（19）38年生的，她讲的是38年前的事，我咋个晓得嘛。

问：我们小时听你妈妈讲，感动得热泪盈眶。你听过你妈当年的演讲吗？

冷：听过。

问：她哪年去世的？

冷：1984年的元月份去世的。

问：当时她多大年龄了？

冷：她档案上翻出来看是73岁，真正她是哪年哪月生的我问她，她都说不清。

问：你爸爸是好久去世的？

冷：他是五十年代办公社食堂时去世的，是病死的，死时59岁。我老头（爸爸）大我妈20多岁。我妈流浪到这边来，找不到饭吃，别人介绍她和我爸好的。

问：关于你妈妈的事有些争议，你怎么看这事？

冷：这个呀——这个争议呢，你喊我说我也说不清楚。你要说是——这个呃——她说的那些话——那些东西——你喊我说，（那些事）我又没见到过，只是听到她说过——但是呢，共产党到处都喊她去说。你叫我咋说呢？这个话我就不好说。

问：那你现在怎么看这事呢？

冷：（沉默良久）……从政治上来说嘛，一段时间是一个历史。刚解放时，清匪反霸，搞四大运动（注：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一个接一个，一天做到黑，饭都没得吃的。

问：你那些年饿过饭没有？

答：咋没饿过呢？没饿过饭？！走在路上，看到菜都抓点来吃，咋不饿饭？

问：最饿的时候是哪几年？

冷：（19）58年、59年。那个时候，走路走着走着就饿死了。

问：你亲眼看到饿死人吗？

冷：看到过，（那时）到处都有嘛。

问：唐场饿死的人多吗？

冷：唐场这边要好一点。你要说这个事，我给你说个人，挨着唐场的上安有个人叫王耀辉（音）他以前是国民党哪个部队的司务长，后来起义回来，58、59年，他饿得没得法，吃癞蛤蟆，还是饿死了。

问：饥荒那几年你吃啥子呢？

冷：我在农场赶鸭子，我十几岁就去赶鸭子挣工分，饲养场给粮食，我就吃粮食。

问：那时你们家还算好的？

冷：基本上算好的。因为我妈把他们几个拖起到这边来，这边是饲养场，饲养场属于农场，农场蔬菜多，起码菜有吃的嘛。

问：你妈当时当了个干部，所以你们家要好过些？

冷：她是农场场长。

问：你妈妈那时给你们辅导过功课吗？

冷：她是个文盲，一个字都认不到，咋个管我们功课？

问：那她讲那些东西是别人给她写的吗？

冷：那是共产党培养她的，她一个字都认不到，培养她哪个说她就哪个说。

问：是哪个培养的呢？就是教她说？

冷：那个培养——你问我我就说不清楚了。培养你工作、培养你革命这些嘛。她参加土地改革，分田分地……

问：她讲的坐水牢的事影响很大，你晓得吧？

冷：呃——这个——就是——共产党嘛，开头喊她参加土地改革，分田分地。就这么——她工作积极——就这么——我也说不清楚。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 点：安仁镇唐场冷家

采访后记

冷月英不是安仁镇的人，而是安仁旁边唐场的人。

还未动身，就有人劝阻，说采访冷月英家人很敏感，注定失败（劝阻者还举例说明）。

我有些不甘心，坚持前往。

冷月英虽然早已去世，但在当地仍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一提起，人人都知道，只是一些人不知其家的具体位置。好在唐场的人一个个都很热心，帮着我打听。最让人感动的是，当找到他家却见大门紧闭时，旁边小店里的老板放下活计，热心地为我电话联系——既没讯问我是何方人士，也没问我有何意图。

在我居住的城市里，这种事很少见。

待终于同冷维全老人坐下来交谈时，也感到唐场人给我的那种感觉。

我不仅在心底长叹——是什么专门败坏人心，把人变成一种邪恶的工具？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曾对我说，他不恨冷月英，因为没有这个冷月英，当局也会另找一个张月英。

可是，茫茫人海中，为什么是你，而不是他，就会成为冷月英，或者张月英呢？

采访完冷维全老人后，我专门寻访到了冷月英的坟墓。

黄昏时分，宿鸟归飞，墓地四周一片寂静。



唐场

“冷妈妈”的墓碑前长满蓬蓬乱乱的寻麻（一种扎人一下剧痛不已的植物）。

我万分小心地拨开寻麻（还是被扎一下），查看碑文。

当年叱咤风云、家喻户晓、天子接见的人物，就无声无息地躺在这个小小的坟中——旁边那个寻常百姓的坟都比她的坟气派。

我凝视碑文良久，恍然想到，入土前的“冷妈妈”是否会意识

到：那一声声“悲苦”的控诉，引发了多大仇恨的洪流；那一滴滴虚假的眼泪，引流了多少真实的鲜血。

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中对冷月英有如下一段文字：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强能够识字断文。但她很有天赋。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听众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

以下是四川美术学院红卫兵于1967年元月1日整理的冷月英演讲稿中有关水牢的一段：

提起刘文彩的田，话就长了。那时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关押或吊打，差不多年年都有一次。1937年那年天又旱，我租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二亩多地，到端阳才把秧子栽下去，后来谷子的白穗很多，边捩谷交租，我丈夫和老人在外面吆鸭子还没回来，我有八岁的姑娘，什么事情还帮凑不上，自己又是怀身大肚的人了。穷人靠穷人，多亏周围团转的朋友帮我收庄稼，我在灶房给大家烧茶，捩谷子的倒给我发起愁来了，一块一亩二分的田，还收不足一石，这么一点要交八斗租，怎么开交呢？我把茶送到田坎上，大家给出主意，叫我留下几分田摆起，请老板看了好让点租子，那阵我却是尝够了酸甜苦辣快三十岁的人了，满不在乎地向大家说：“怕啥子，横顺每年捩谷交租，我都要到刘家耍一转。”

到秋收，田头谷子才打完，刘文彩就派狗腿子来收租。他们一走拢就翻箱倒柜，把坛坛罐罐都倒干净了，还差五斗二升租，那些家伙就拿起锄头到处挖，把我埋在草灰里留着给娃娃吃的几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轰天，弄得几里路外的人都晓得，随便我怎么丧求，硬是雷打不动的“铁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让。他们不管我怀胎大肚，硬拉我去见刘文彩，后来我答应想办法，他们才恶狠狠地说：明天再找你算帐。一路上人马拍屁股就走了。

穷人事多路窄。当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阳都当顶了，别家早已吃了饭，我家的灶还没冒烟。大女儿守在床边哭，问我拿啥东西下锅，我想硬撑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顿毒打，又刚刚生了娃儿，简直不能动一下。实在无法，我生了娃娃连口米汤都没得喝上一口，只好叫女儿到别家去借点米回来。女儿出门不久，狗腿子就像一群野猪一样进屋不走门，打烂我的壁头，拱到了我的篱笆门，凶神恶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们再宽限几天，等在外面吆鸭子的丈夫回来想办法，可是这群畜生不听半句人话，他们有的抓我头发，有的拉手臂，硬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又是拳打又是足头踢，一根绳子就把我捆起来，枪托子在我背上打。这时候我那刚生的娃儿在床上哇哇地哭，

大女儿借米回来，足刚刚跨进门，就被狗腿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满一地，女儿抬头见我被捆，就连扑带爬地过来拖住我的脚杆，喊着：“妈妈你不能走呀！”话音刚落，狗腿一脚把她踢开，拖起我就走。我被绑走多远，还听到两个娃娃的哭声。架走我以后，娃娃就饿死了，谁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妈妈讨饭那年还小两岁，才八岁呵，又朝着妈妈走过的路去挨门挨户讨饭求乞。

我被拉进刘文彩的庄园，一进庄园，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转了几个弯，下了一阵石梯子，一股难闻的血腥气劈面朝我冲来，冲得我一下子就昏了。有个家伙使劲把我揪下一个陡坡，摔倒在水凼里，足一踏踩，水淹齐我的腰



纪录片《收租院》中冷月英含泪讲述她坐水牢的悲惨经历。

杆，这什么水呀！冰得浸骨头，臭得人恶心。刚生娃娃的人，血水还顺着足杆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一浸，肚子痛得来像刀绞一样。我站不稳，一下倒下去，又脏又臭的血水不断朝我嘴里流，尽力爬起来，足下一滑又倒下去，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狗腿子嫌我动作慢，用棍木棒一下把我戳进一个铁笼子，进了笼子就在迷迷糊糊听到铁棚声、关门声、上锁声中昏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好久，当我痛醒转来时，只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肠子，绞我的肚子。醒转来什么也看不见，只摸到一根根的铁柱。我双手拉着铁柱站起来，才觉得水淹过膝头，崩断我的肠子，我紧咬牙齿熬了过去，这里头的臭气硬把我熏死了几次，熏死过去，痛醒过来。有一回我硬睁起眼睛，从一道碗口大的铁窗缝里射进来一股绿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见这个水牢的一些：到处都是死人骨头，铁笼上下都安有铁钉，只有站不能坐，我是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笼外还泡着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靠着石壁坐着，泡在水中。我们几个，在装着好多穷兄弟的骨头和血水的水牢里，没有哭，没有喊叫。隔了几天，死去一个兄弟。我们的血泪只有往肚子里吞……。以后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见什么了。

在水牢里一共提审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铁钩把我抓出去的。头两次，三言两语过了一堂，又把我推进水牢。第二次下水牢，我站不住，坐不稳，这边是死人，那边是死人。一脚踩到脑壳，二脚踩到身



当局在水牢中安放的铁钉，纪录片《收租院》据此拍摄后向全国播放。

子。每脚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后一次审我是刘文彩。狗腿子骂我前次在关帝庙闹动了唐场，才有刘文彩问我的缘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刘卖什么膏药我不晓得。后来我听见狗腿子在打听，有人说他正在啥子“逍遥宫”……。刘文彩来后，先问我愿死愿活，我说死活都不论，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又把我关进水牢，这时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沉沉的了，站不稳，倒下去扑在一个死人身上，以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刘文彩绑走后，丈夫得信赶了回来，四处托人说情，挨高利贷借了二十元钱，交了刘文彩的五斗二升租子，还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斗米的房钱，又加上刘文彩嫌一个刚生娃娃的妇女死在他家的水牢里不吉利，才把我放了，并限制只能晚上来取人，只能走后门取人。我丈夫在一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刘文彩庄园的后门，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里。这时我人事不醒，只剩下微微一口气，他告诉我，我一身衣裳被血水凝起来像牛皮一样，满身血水，双足粘了死人肉，脱不下来。他给我抹，周围的穷弟兄们也帮助给我洗擦，我脚上、腿上都结成了痂块。死人肉巴着活人肉，足足有十几天。天天用热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块。人不知道饥饿，只能灌点米汤，直到我清醒，才看见大女儿痴呆呆地站在我身边，我就寻摸自己的奶娃……（庄园档案67宗F15卷）。

《刘文彩真相》第35-3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补记：据刘小飞调查，冷月英11000余字的诉苦报告出自四川大学历史系老师周九香之手。

以水牢和冷月英为主角的文艺作品纷纷出笼。纪实作品《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戏剧《水牢记》、《水牢仇》相继公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在全国上映。至于新闻报导、宣传资料、画报画册、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甚至还搬上了中小学课本作为学生的教材。



“坐水牢”的冷月英一直是庄园展览馆里的亮丽品牌。

在当年当局布置的庄园展览馆里，除了水牢，还有一个行刑室和地牢。多年来，当局动用强大的行政和媒体力量，把那儿描绘为一个如同小说《红岩》里的恐怖世界。笔者小学时在街上的宣传栏里就看到过刘文彩庄园行刑室里的种种酷刑，印象极深的有“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背磨沉水”、“活埋”等。

现在，正如庄园里没有水牢一样，所谓行刑室和地牢，也是编造。刘文彩没有吊打过农民，“行刑室”和“地牢”实际上是瓷器室和年货室。

不过，为向农民“逼租”，当地的的确确发生过种种暴行。

只是，它不是发生在“解放前”，而是发生在“解放后”的“征购”年代。

下面是东夫先生《麦苗青，菜花黄》第166-167页中的记录：

在广汉县向阳公社一耕区书记巫某办的干部食堂里，经常以开会名义聚集干部吃喝，有时一次吃掉一头猪。成立公社时，乡上下令各户投鸡办集体养鸡场，巫某经常叫人晚上去鸡场偷鸡。有一次他们偷鸡被社员黄绍田撞见，黄说了几句气话，巫某怀恨在心，后来竟借口说黄“抵抗投鸡”（黄在公社化前把鸡卖了），把黄弄到群众会上斗争，剥了衣服施以毒打，浑身打得呈猪肝色，其状很惨。

在巫某的治下，全耕作区3215人中，受干部辱骂过的1056人，挨过打的287人，被扣过工资的425人，被饿饭加罚款的193人。三中队队长陈某“天天都要打人，有时要打几个”。社员罗信能被陈某捆在树上一天一夜，爱人在病中得知活活气死。陈某还组织人在大河边设卡，持枪拦路抢劫过路行人的棉花、红苕、鸡鸭等，罪名是“盗卖国家统购物资”，甚至鸣枪吓人。（《广汉县委关于向阳公社算账的初步情况简报》，1959年4月25日）

打人是那个时代农村的特色，建国伊始，每次运动都有人难免皮肉之苦。……打人的花样丰富多彩、时时更新，捆索子、吊鸭儿浮水、站高板凳、跪瓦碴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泼粪、淹水、砸石头，烟火熏、冬天下水田冻、喂狗屎……耳光拳脚更是家常便饭。公社化以来，干部打人的现象愈加普遍和严重，个别地方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当局创作的“庄园行刑室”里的“吊打农民”。

二，龙床

在刘氏庄园里展示地主罪恶的实物中，有一张金碧辉煌的大龙床，解说牌上标明，这是刘文彩当年用三万斤大米来打造的。解说员至今仍然每天向到访的游客解说：当年刘文彩为了贪图享受，花30000斤大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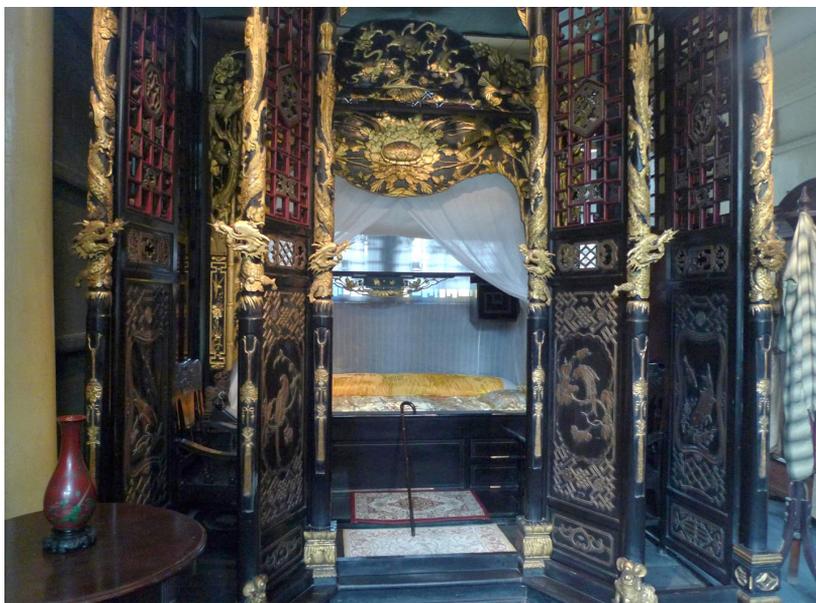
“他过着难以想象的糜烂生活。为了做这张雕龙刻凤的床铺，他抢走了我们穷人几百担谷子！”（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多年来，这张大龙床都是展览馆里的重头戏，以此证明大地主刘文彩是何等的奢侈。

小时曾在庄园里住过的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他们家从来就没有过那样的龙床。

那么，这张大龙床是从哪儿来的呢？

2010年7月，我第四次到安仁时，找到了当年打造大龙床时眼下还健在的两位匠人——雕花匠李庆安和改料工李清福。



大饥荒年代中共为死去十余年的刘文彩造的“龙床”

不敢说，不敢说真话

讲述人：李庆安

雕花匠，安仁金光村人，84岁



展览馆初初建立时（1960年）我就去干活了，是我师傅介绍我去的，他那时没搞木雕了，在里面搞美术。雕工包括我共有四个，那张床我们共做了一千多个工，也就是三个多月近四个月。我在里面干的时间很长，有两年多，除了雕床我还雕了一些椅子，花椅。现在，其他人，廖子秋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

问：你们做那些东西都不是刘文彩的，那不是造假吗？

答：这个……咋个说呢？我一个手艺人，唔，不管他真假。这些年，说假就假，说真就真……不敢说，不敢说真话。

采访时间：2010年7月25日

地 点：安仁镇街上

采访后记

问了好些人，才找到李庆安的家，交谈中感到他是个面慈心善的老艺人。那些年，他并未挨过整，受过批斗。不过，想必是见多了，因此，这么多年了，提到揭露展览馆造假的事，他仍然躲躲闪闪吱吱唔唔，不愿多谈。

所以，记下来就这么寥寥几句。

龙床？建展览馆时造的！

讲述人：李福清

刘文彩当年的佃户，90岁，安仁镇民安三队

问：展览馆里有一张大龙床，说是当年刘文彩花了三万斤粮食为自己打造的，听说您了解内情。

李福清：龟儿子日白（撒谎）！那是公社化后，建展览馆时造的！哪一年？六二、三年。我就在那儿干活，有木工、雕工、漆工、画画的，样啥都有。我是改匠（锯木的工匠），改木料，一天一块把钱，干了两、三个月。XXX（音不清）做的梁子（架子），廖子秋雕的花。还有李雕花也雕了的。做床的人杨志江、廖子秋死了，李雕花还在，叫李庆安。

问：为什么要做那张“龙床”？

李福清：牛B要人吹嘛，要日白骗人嘛！

问：冷月英也……

李福清：冷月英？哎呀，你莫给我说起她，烦！冷月英，球不腾。想当代表，瞎说。才生娃儿三天的月母子，哪个要她进屋？霉！莫得那回事。水牢根本就没有，那里是放瓷器的，鸦片？也没有放鸦片。我对那里情况熟得很。”



敢怒敢骂的李福清

采访后记

李福清虽然90高龄，但神清气朗腰身挺直声音洪亮。他可算刘文彩家的“世交”——他父亲是刘文彩之父刘公赞的佃户，他本人又是刘文彩的佃户，也就是说，他父子两代是刘文彩父子两代的佃户。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一方面泼辣敢言（因为出身正宗“贫下中农”）；一方面又义愤填膺（因为他对事实真象了如指掌）。

在谈了龙床之后，我们又谈到那著名的群雕《收租院》。在《收租院》雕像里，塑有一个交租的小女孩，当地的宣传文字说，“她小小年纪，就已经感到这个世道的罪恶与不平！”这个小女孩的原形叫李金蓉，她的父亲便是李福清。于是，一提到《收租院》，这位老农又开始骂娘。

我们当局就专干这种（编造）事

讲述人：刘小飞

刘文彩的孙子，1946年生

我爸和三爸多次对我说，那个房间根本不是刘文彩使用的，而是家里为至亲准备的客房。刘文辉两次回家乡都住在这里（一次是刘湘死后，一次是来接收新公馆时）。而我本人，当年也在这间房里住过，从来没见过这张大龙床！

刘家都是遵守传统规矩的人，虽然庄园房屋建筑上有许多飞禽走兽的图腾，但没有一个龙的图腾，龙的图腾可不是随便能用的，这是常识。

那么，这张龙床是怎么来的呢？

我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向庄园工作人员询问此床来历，庄园办公室主任周永轩和档案室管理员杨正等告诉我，这张床是庄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找本地陈木匠、张木匠等人打造的，因陈木匠打造有功还安置了他一个儿子来庄园就业。还有，本地老人刘结熙告诉我，那张床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期，庄园的人找了几个本地木匠在雕刻匠廖子秋家里关起门来搞了一年多才搞出来。

我还调查到，这张床是当年庄园的总设计师舒志宾设计的。舒志宾是国民党党员，当局利用这一点让他立功赎罪，以编造来换得自身的平安。“百罪图”、龙床、刑讯室、刑具室等等就是舒志宾在这种压力下编造出来的。



刘小飞在收租院内向游客“演讲”

造龙床那个时期正是全国大饥荒人民没饭吃的时候，当局却不惜用重金去打造一张龙床来栽在刘文彩头上。我们当局就专干这种（编造）事。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1日
地点：大邑苏家镇虹桥村

三，泥塑——《杀人霸产》

在庄园陈列馆里，有一组著名的泥塑——《杀人霸产》。解说牌上写道：“刘文彩老公馆的修建和扩建历时十多年，先后搬迁农户22户。刘益山这块屋基地紧邻老公馆，刘文彩曾数次向刘益山提出购买要求，但均被拒绝。1941年5月13日，当刘益山请其亲戚杨建民、杨义和、杨久安三个农民帮忙插秧时，安仁乡乡长刘绍武命曹克明将三人枪杀，并以‘窝藏匪类’为名将刘益山送进乡公所关押。刘益山被迫卖出了这块屋基地。”

《杀人霸产》泥塑的左边是三个农民，其中一个已中弹倒在另一个的怀中，右边是一个一手叉腰，一手握枪，正冲着农民射击的打手，打手的旁边还有一条气势汹汹正要扑上去的恶狗。

那个打手是根据一个真实人物塑造的，他叫曹克明，据说是一个刘文彩的“狗腿子”。

2008年6月，我在安仁镇采访了曹克明的儿子曹登贵。



一个刘文彩“狗腿子”之死

讲述人：曹登贵

1938年生



我老汉（爸爸）这辈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怕把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了。

我老汉算是个“知名人士”，因为千千万万的人都看过泥塑《收租院》里他枪杀贫下中农的形像。

其实，那根本不是事实。

那三个人是县里通缉的职业土匪，那天他们来到了刘益山的家，他们同刘益山是亲戚。当天他们还请裁缝来裁丝绸，量做衣服。附近的农民发现了他们，就跑到乡公所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员前去捉拿。那三个土匪都带着枪，而且枪法很好，刘绍武他们不敢冒然进去，就叫我老汉先进去探虚实。我老汉穿的长衫子，他把枪藏在衫子下。进去后，一个土匪看见了他，便伸手到口袋里掏东西（后来证实是掏烟），我老汉以为对方掏枪，便马上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打死，情况就是这样。

1949年冬月我老汉因此事被抓了起来，后来查明那三个人的确是土匪才把他放了。

这事本来同刘文彩毫无关系，但是，刘文彩同刘益山有关系——刘文彩想买刘益山的地来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换，刘益山不干。刘文彩想软化他，给烟馆、茶馆、饭馆打招呼，凡是刘益山来吃喝，不收刘益山的钱，他给了。但刘益山还是不干。（注：刘益山夫妇于1960年前后饿死。）

解放之后，为了搞阶级教育，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说打死那三个人是刘文彩为了霸占人家的产业。

主管部门派安海山（当时的镇长）把我老汉叫去，说要做个阶级斗争展，教育下一代不要忘了地主的罪恶。因此，要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

死的三个土匪是贫下中农，之所以要打死他们是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的土地。后来，又要他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里的泥塑模特。我老汉是个贫民，不是地主，他当年与刘文彩也没得任何关系，但他解放前参加过袍哥，因此解放后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帽子。他害怕，只得按他们说的办。上面威胁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劳改！”我老汉没法，只得继续充当“打死了贫下中农”的“刘文彩的狗腿子”。



他后来为编造这事悔恨得很，因为，他还是没有逃脱劳改的命运。

他去劳改是为另一件事——说刘文彩庄园里没有水牢。

1958年，刘文彩庄园被建为展览馆，展示地主阶级的罪恶。我老汉也去参观，当时参观不要钱，后来要五分钱，现在当然很贵了，要50元（注：现降为40元）。

“水牢”故事出笼时，本地民众议论纷纷，都说从未听说过刘文彩家有水牢。当年刘文彩家起火，镇上去了好多人帮忙救火，我老汉也去了，火灭后大家又帮忙打扫清理，直到来日中午刘文彩请他们吃了饭才离开，所有人没有看见那里有水牢。

有人问我老汉：“曹二爸——晚辈喊他二爸——你当年在里面进出过，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过的水牢？”

我老汉说：“这儿解放前遭过火灾，我们来打火，啥子水牢哟，这儿原来是刘文彩装鸦片的货房。”

此事不久被主管部门的人知道了，但是，当时没有抓他。后来，为了把议论水牢的事压下去，杀鸡给猴看，主管部门把我老汉拿来开刀。

他们骂我老汉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龟儿，我们党的政治宣传，搞阶级斗争，教育下一代，你来打胡乱说，偏要说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鸦片馆。你这是造谣！”

其实，文革时，还有人写大字报说冷月英没坐过水牢。这个人叫万洪云，原来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解放后，万洪云有一次生病打针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后来要编刘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疤痕是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并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弹簧钢鞭。万洪云从此就进入了“家史演讲组”，并到全国各地去作血泪控诉，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人物。

文革时两派斗争，万洪云和冷月英各在一派，万洪云先写出大字报，揭露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写出大字报揭露万洪云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后打针打漏了留下的。两个诉苦明星互相揭短，闹得安仁镇人人皆知。

这事让上面的主管部门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考虑到冷月英的影响更大更重要，于是就把万洪云驱逐出“家史演讲组”，又把《收租院》里万洪云挨打的塑像撤了。不过，那条专为万洪云订制的弹簧钢鞭却被留了下来，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万洪云只是被逐出去，我老汉则是被抓进去。

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主管部门派镇上的干部王明轩、李银松来抓他，罪名是造谣，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当晚就把他捆送大邑县公安局。他在大邑关了段时间，不久县法院就以造谣罪判了他十五年徒刑。

1980年，邓小平上台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老汉去申诉，法院答复，你这个事是搞重了，当时过“左”。于是，法院将他改判为5年。这个改判已经没得实际意义，这时我老汉已经劳改14年多，马上就要满刑了。

我老汉出狱后，想不通，为一句真话就劳改15年，政治上、经济上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他去找县法院，申述他的冤情，县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实在冤枉，一时想不通，就在县法院门服了毒——吞的老鼠药。

那是1982年，他71岁。

他死前曾对我说过：“你要为我申冤啊！”

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不敢为他申冤，我怕把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了。



曹登贵在他“父亲”的泥塑前。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维星街

采访后记

采访完曹登贵老人后，我告诉他，明天我要去陈列馆参观，希望他也能去看看。

老人不太情愿，但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很晚他都没来，我以为他仍然害怕。

不过，他终于来了。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向游客讲起《杀人霸产》的真相时，当众问曹登贵：“我揭露的是不是事实？”曹也敢于回答：“是事实。”

但是，整个参观，曹登贵都不多说话。不知他注视着那至今还作为反面形象的泥塑，受千万游客观赏的“老汉”时，心里有什么感受。

补记：曹登贵在2016年去世

家史演讲组

当年，当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家史演讲组”，头号明星就是“坐水牢”的冷妈妈，第二号明星叫万洪云。万洪云原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他因一个医疗事故手上留下一个凹痕。当局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凹痕是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当局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钢丝皮鞭。万洪云由此进入“家史演讲组”，也像“冷妈妈”一样，被安排到全国各地作血泪控诉。



万洪云和专门为他制作的钢丝皮鞭

第三号明星原本选定罗世维，因为他曾同刘文彩有过房地交换。1964年前后，当局找到他，要他加入“家史演讲组”，控诉刘文彩霸占穷人房屋。那时，一旦加入“家史演讲组”，就可以有不下地干活、拿固定工资等优厚待遇。不料罗世维坚决不干。他说：“别人(刘文彩)用多一倍面积的新房同我换，又是我愿意的，我有啥子苦诉嘛。”

不管怎么劝诱，罗世维都拒绝，于是当局另去找了一个叫罗二娘的人，把她培养成了第三号明星人物。（详见其后“强吃人奶”）

除了这三人，“家史演讲组”还另有几位成员。

四、强吃人奶

当年除了冷月英外，还有一个控诉刘文彩逼租的重要人证——罗二娘。罗二娘也曾四处演讲，说自己因交不够租，被迫丢下自己吃奶的孩子和婆婆去给刘文彩喂奶。

泥塑《收租院》据此创作出了一组非常生动的形象，配的解说词也非常生动：

“当年罗二娘因交不起租子就是这样被拉去，而自己的孩子却活活饿死了。开始刘文彩每天让罗二娘挤几盅奶来吃，以后就让罗二娘到床边直接喂奶吃。有一次，罗二娘喂自己快要饿死的孩子。刚刚喂过，这时刘文彩又要吃奶，罗二娘把奶头送进蚊帐里，刘文彩吸了两下没有奶水，就狠恨地咬了一口，当时鲜血直流，痛得罗二娘满地直滚，至今奶头上还留下了伤印。它记下了劳动人民刻骨的仇恨！同志们，谁人没有父母？谁人没有亲骨肉？谁人不是母亲所生？当你的妈妈遭到如此悲惨遭遇时，你有何感觉？你是怎么想的呢？

在万恶的旧社会，何止一个罗二娘！”

我在安仁镇采访时，人们提到罗二娘，反应十分强烈，语言也相当粗俗，对其鄙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头号诉苦明星冷月英。

罗二娘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去世，当年曾当众指责她的大儿子罗学成也已过世，但我有幸采访到了罗二娘的亲侄子，现年86岁的罗大文。



刘文彩，这个六十多岁的大恶霸，每天要六个妇女来喂他奶。他借口顶租，硬逼这个产妇撇下刚出世的孩子去给他喂奶。（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她根本没给刘文彩喂过奶

讲述人：罗大文

罗二娘的侄子，86岁



问：罗大爷，你是安仁人吗？听说你是罗二娘的侄子，是吗？

罗：我们罗家祖祖辈辈都是安仁的人，有十五代了。罗二娘是我的亲婶娘，我爸爸弟弟的老婆。

问：《收租院》里有个塑像，一位母亲因交不起租子被抓去给刘文彩喂奶，这位母亲据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她就是你婶婶罗二娘，有这么回事吗？

罗：莫（没）得那个事。

问：那她为啥自己要说她去喂奶？

罗：那是原来的干部教她的嘛。上面来了一个姓朱的干部，是个女的（注：大邑县组织部副部长朱宾康），住在我婶婶家，朱干部教她，她才这样说的。我们家族里的人都晓得，她一向乱说话，到处翻嘴（挑拨是非），没得的事她乱翻起说。在生产队乱说，在邻里间乱说，在我们家内部也乱说，结果四处惹是生非。比如说，她自己把几件家俱拿去卖给邻居潘德成，“文革”中她对红卫兵说，是潘德成（注，潘当过8天保长，后被抓去劳改死在牢里）抢她的，红卫兵们就去把潘家的家俱抢来交给了罗二娘。（据刘小飞调查，红卫兵们把潘的老婆和小儿子一顿暴打，还把一个煤油灯挂在潘的老婆的胸前，灯火直接烧她的下巴和脸。抢去的家俱至今未归还。）

问：你们家种过刘文彩的田地吗？

罗：我们罗家没有种过刘文彩的田，罗二娘也没有给刘文彩打过工，根本没给刘文彩喂过奶。喂奶的事是“四清”运动朱干部在她家住了三个月后她才翻起来说的。有好些人说白话（谎话），有一个王大妈（见第四章刘明忠的讲述）说白话、还有一个肖龚氏说白话。

我婶婶对朱干部说，她穷，房子又是烂的。朱干部划了三间房子给她

（注：即安仁镇张旭初公馆内的三间房子，现仍由罗二娘儿子住）。她有病，又拿药给她吃，还拿腊肉给她。她有个孙女子，生病了，她就她的药给她吃，结果吃出问题，吃“趴”（瘫）了。

问：据说她在诉苦会上说她给刘文彩喂奶——

罗：她乱说的！文革时斗刘文彩的五老婆王玉清时，把王玉清弄到板凳上立罗二娘的儿子仍住在当年她挣来的房子里起，她就去乱说。她儿子都说她这样乱说要不得，她在外面讲了，一回家她儿子罗学成——他已经死了——就同她闹，说她这样讲要不得。

问：你们知道罗二娘是乱说，你们说过她没有？

罗：我们咋去说？干部相信她嘛。北京来的、内蒙来的、远处来的，都听她说。

问：当年庄园里展出《收租院》泥塑时你就晓得是假的，你敢不敢说？

罗：那咋个敢说？！

问：罗二娘说了那些话，后来她后悔过没有？

罗：她后悔啥？她死了嘛。她死后头晚上是我去给她穿的衣服，第二天下午公社才派匣子（棺材）去装她。我一看，呀，老鼠把她嘴的两边咬烂了！就是怪她乱说话。不乱说话老鼠不得咬。所以我说，一个人一辈子不要乱说话，心要好。

我这辈子一直说，要老老实实做人。当年场上有个张老爷，他教我好好做人，他说：“三三，你听我的话，一辈子走不到绝路。不要乱说话、不要拿人家的东西，你们老祖老母，担我淌水，没有拿过我一件东西。”大饥荒那几年，我在山上的厂里时，厂里的事务长有时回家半个月，我帮他经手钱粮，我没乱动一分一厘。

问：大饥荒时你们家里日子怎样？

罗：我这辈子过得最艰难的日子就是公社化后那些年。统购统销我们都挺过来了，那是1954年。统购我卖了两千斤米，担到仓库去卖的，后来没有返销。只有统购，没有统销过。那时我们很勤快，田做得好，还有吃的。可是，公社化后把家里的全部东西给你清完，全部拿走完，谷子、米，全部拿走了，没得了。饿死人多，各个社各个县都饿死人。

问：你们家饿死人了吗？



罗：我爸有三弟兄，三个家庭从（19）59年到60年，每家饿死4口人，共饿死12口人。我爸爸是老大，叫罗新顺，他死在公社医院；饿死的还有我哥哥罗大章（音）；我弟弟罗有全（音）——他饿得在地上爬起走。还有我的女儿罗黛蓉（音）。公社化时我幸好 好在厂里，不是在厂里我也饿死了。

问：罗二娘家呢？

罗：罗二娘的男人叫罗吉安，饿死的。她有5个娃儿，饿死两个：她的幺女和幺儿、此外还有她的儿媳妇魏淑华和一个孙孙，孙孙叫罗友云（音）。现在她家还有罗大贵（音）、罗大元（音）几弟兄。我二爸叫罗青山（音），他本人、他老婆和两个娃儿饿死了。那些日子，我还给生产队喂了10头猪和两头牛，牛都饿死了。不过，当了干部的就没有饿死。

问：你是从解放前过来的人，你了解刘文彩吗？

罗：我小时亲眼见过刘总办派人发钱，是那个管账先生薛副官。排起队，娃娃、大人，一个人5元，罗二娘的娃娃也领过。穷一点的又发衣裳。发米呢，也是给穷一点的发。米就堆在刘文辉公馆门前的店子里，一大堆，一个人一升、半升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在过年前。发钱我也去拿了，那一年我7、8岁，一人5元，我们四姊妹领了20元，是新票子。



谭松与罗大文在安仁镇



这一家母子三人，寡母拖儿带女来交租，两个孩子饿得皮包骨，妈妈又饿又累，背上小女儿没奶吃，快要饿死了，可怜的大孩子哭喊着：“妈妈我饿啊！……”她的心像刀割，眼前的阎王债都交不清，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这满腔仇恨向谁说？

（当局宣传品配图文字）

五、其他

庄园里，除了水牢、地牢、钢鞭、血衣等之外，还展示大地主刘文彩的骄奢淫逸：

“燕窝人参、鸭脯鱼翅、鲍鱼龙虾……更令人发指的是，还强令几个奶妈给他喂人奶，一些青年人给他输血。”

我小时每天上学，都要从那些宣传画前走过，生动的图片，精彩的文字，给我们刻画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地主吸血鬼形象。

我没想到，几十年后，我还会遇到刘文彩当年的厨师，亲耳听到他的讲述。



刘氏庄园当年被命名为“地主罪恶展览馆”。这是当局布置的“海味室”，至今仍在庄园里展出。

刘文彩厨师的讲述

讲述人：刘玉林

90岁，安仁镇瓦窑村农民



我是民国36年去给刘文彩当厨师的，在那儿干了两年。他喜欢吃我做的陈皮鸡、贵州鸡、麻子鸡，另外，他还喜欢吃熏的腌肉。五老爷（刘文彩）这个人撇脱（四川话——不讲究），吃饭不挑剔，一个素菜豆腐汤，有腌肉呢就吃点腌肉。他不吃鲤鱼和鲢鱼，喜欢吃手掌长的鲫鱼。其它鱼不吃。说他经常吃鲍鱼、鱼翅，没得那些东西，我从来没见过。鸡脚鸭脚他不怎么吃，即使吃就吃点用盐泡了的去掉骨头的脚爪。

几个奶妈给他喂奶？没得那些事！里面有个刘二姐，离了婚的，在那儿经管点财产。其他就是打杂的多——烧水、扫地呀这些人。后来有两个说白话（谎话）的人，一个是冷月英，她说她坐了水牢，里面哪点有水牢？莫得那个事，她说的话一句都听不得。她是积极分子，想往上爬嘛，提高嘛。还有一个就是肖龚氏，她说她挤奶给他吃，说白话，这些都是错了的。实事求是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敢说。

大斗进，小斗出？没得那些事！找青年人给他输血？这个事我不晓得，我进他屋只是送饭收碗，就是有那个事我也看不到。

五老爷对我很好，我干两年，从来没挨过他吵。他说话不是那种哼哼烘烘的，都是好生说。我头年去，没多久，我女人上街来了，那是二、三月份，我去找他关（给）两石米，他立马就答应。后来我走了，他还补（多）给我16斗米，我没要。后来是薛副官写个条子叫我老丈母去拿回来的。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点：安仁镇川湘路125号

采访后记

高龄90的刘厨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采访对象，可惜的是，刘厨师年岁已高，听力极差，采访十分吃力。还有，他的口齿已不清晰，再加上当地的地方音，我事后整理时，发现很多话都听不明白。

以上的这么一点文字，是在反复听了多次录音才写出来，有一些听不懂，只好舍去了。

同当年当局铺天盖地的生动宣传和刻画相比，刘厨师的讲述实在是太简单了；同冷妈妈惊心动魄的故事相比，刘老人的目睹实在是太枯燥了。

但是，我相信90岁的刘老人不会编造。

补记：刘玉林老人在2009年2月去世。



当年铺天盖地的生动宣传

在《收租院》114个人物中，有18个少年儿童，其中很著名的一个是一位小女孩，解说词说：过了验谷关就是风谷关。这个特制的风谷机装着滚珠链盘，风力特别大，一石好谷经它一吹，就剩下七八斗了。吃人的风谷机，吹出来的是穷人的血汗粮，农民怎能不心疼！这个还没有风谷机高的小姑娘，忍着痛和恨，踮起脚把谷子填进这吃人虎口。

2013年1月，笔者采访了这个小姑娘的原形——李金蓉。

“苦难的小女孩”

讲述人：李金蓉

56岁



我们家，当时就在庄园后面一点，有200多米。我们没得事就经常跑进去耍。庄园从大门进去要五分钱，后门进去就不要钱。塑《收租院》那年我十岁，我在里面耍时，他们围着我，几笔几笔画下来，然后塑泥巴。当时不晓得他们要塑我，他们又没有问过我，是现在的话，要找他们要钱了（笑）。不过后来晓得了也没啥，那又不误事。



《收租院》中给刘文彩端茶水拿扇子那个妹子就是照着我们生产队队长刘世茂（音）的妹做的，她妈知道后把她臭骂了一通，说：“你咋个去给人家当丫头？”

问：也没问你是什么出身？

李：没有。用不着，晓得我们是穷人，因为当时庄园附近的地主富农们全部都被赶走了，庄园四周全部是贫下中农。来参观庄园的人多，怕这些人东说西说的影响不好。文革中，有外国人来参观，记得有一次是刚果国家，那些人牙齿白得很。庄园

全部戒严，贫下中农都不准出来，到处都没得人了，冷冷清清，只有党员、团员组织起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问：你这辈子饿过饭没有？

李：怎么没有？人民公社那些年饿惨了。我的奶奶，人们叫她李二娘，就是那时饿死的。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 点：崇州桤泉镇徐大石桥旁李金荣家

补记：李金蓉在2014年去世



“这个还没有风谷机高的小姑娘，忍着痛和恨，踮起脚把谷子填进这吃人虎口。”
——《收租院》第二关“风谷”

除了庄园，其他都是编造

讲述人：刘小飞



一，“强奸女演员”

在庄园展览馆里，有一间房，是当年刘家堆放棉絮衣物的房间。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局把这间房编造为“女客房”——刘文彩玩弄女色的地方，同时还创造出“李二姐”、“马二姐”、“林奶子”等几个“供刘文彩强奸”的人物。最经典的是，这儿还展出过这样一个故事：刘文彩把一个川剧演员罗某关在家中，与自己的三儿子争相强奸，父子为此事争风吃醋，提枪对仗。

此事在当年被全国各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

“三儿子”即我的三爸刘元富，他现在还在，住在成都。

我三爸和安仁镇的“活字典”刘泽高老人亲口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真相。

我爷爷在刘元富十岁那年，依照本地旧习为他订了娃娃亲，女方是一个姓俞的。刘元富不愿意，小小年纪的他居然只身到成都去登报解除婚约。爷爷不愿失信，与对方父亲又是朋友，所以坚持这门婚约。后来刘文辉回安仁镇，刘元富把此事告诉他，刘文辉很爱这个侄儿，就劝爷爷，婚姻的事等后辈长大后自己作主。爷爷对刘文辉的话没有不依从的，但他心里还是很不高兴。

刘家撕毁婚约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加之俞家小姐又是一个从一不二的旧式女子。乡长刘绍武的大小姐为此多次劝过刘元富，结果是越劝越不听。大小姐就叫自己的丈夫黄某想办法。黄某推荐了罗某，说她走的地方多，见识广，找她出主意。

罗是一个川剧艺人，当年来镇上唱戏，一共来了三位女角，一名叫玉霞，年龄最小；一名叫曲芬，长得最漂亮；还有一名就是罗某。她们三人来后被三位袍哥大爷瓜分了。其中玉霞嫁与安雨晴作了小。三人中罗某年龄最大，容颜也较差，被张海如要了。张本是个花花大爷，丧妻后不再娶，专在外与妓女鬼混。他

把罗某带回家不久，又带了一个年轻些的叫俞志坚的女子回家。罗某心里很不高兴但又不敢闹。罗某也有长处，她戏唱得很好，为人处事也很能讨人欢喜，安仁镇的小姐太太们都喜欢与她交往。

当黄某找她想办法劝合刘元富和俞家小姐时，罗热心地说：“只要他俩在一起就会产生感情。”黄某夫妇认为是好主意，于是就想办法安排他俩见面。一天，大小姐叫来俞家小姐，又叫人去请刘元富，说是来镇上打牌，地点在刘文彩叫作花园的小院内。

刘元富来时看见有俞家小姐在坐，当即就想离开，但出于礼貌还是坐下了。在坐的四人是刘元富、俞家小姐、大小姐和罗某。刘元富应付了几转牌就起身告辞了。

这事被守花园的老头知道了，他去把此事告诉了刘文彩。刘听后非常生气，立即叫来儿子责问：“我给你订的亲你死活不从，现在给你退了婚你又背着我去与别人见面？！”刘元富说，不是他要去的，是大小姐叫他去的。爷爷又叫来刘大小姐责问，大小姐推说是罗某的主意。爷爷根本不认识罗，找人把她叫来，罗这时才第一次进入刘家公馆。罗承认是她出的主意，本来她也是一片好心。爷爷为三爸的婚事早已窝了一肚子火，找不到气出，他冲着罗吼道：“我们刘家的事要你来管？！你给我滚！”

第二天罗某就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

这本是一桩家庭琐事，不幸的是，这事被一个人知道了，他



庄园一角

就是爷爷救助过的共产党员周鼎文——当时爷爷为了保护他把他安排在乡长刘绍武家里当家庭教师。后来为了丑化刘文彩，更为了给刘元富找条罪行，就编出了一个父子为争相强奸罗某而在家里展开枪战的故事。此外还有她被一个哑巴藏在一间柴屋里躲过迫害，仓惶出逃的情节，还有三爸拿了一个金戒指给她，似乎两人私下还有感情，等等。

刘泽高老人告诉我，当时我三爸才13岁多，还是未成年的孩子，而罗已经28岁，哪有13岁的孩子去强奸28岁女人的道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编写《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当局编出了这么一个“父子强奸，展开枪战”的故事。

中国有个习惯，凡是地痞流氓泼妇骂街都离不开性，都要以性来做文章。并且在这方面想象力特强。

没想到当局的那些“创作人员”也是如此。

故事到此还没编完，他们考虑到罗某是演员，出得众，于是打算编出更多性方面的故事，让她以亲历的方式讲出来，就象冷月英讲坐水牢一样。当局就是这样，他们先编好故事，然后通过威胁利诱和教唆，使其中的角色以亲历或证人的方式宣讲，这样才有“可信度”。

1966年3月，当局派出一男一女(男的姓熊，女的姓王)到新津川剧团找到罗某，要她配合。他们如何对罗谈的我不清楚，只知道找了之后，她就心事重重，神思恍惚。从未在庄园留宿过的她被迫说：“我在刘文彩家住了三年。”她还说她看见刘文彩的大门上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但是，至于刘文彩父子强奸她的故事罗某始终难以配合。外国女人怎么样我不知道，中国女人绝不会凭空去说自己被别人强奸过。

当局认为力度还不够，一个月后又去找她。当时罗早已为人妻人母，她无法按照当局的要求去讲那些下流的故事。但是，那些人紧逼不放，罗某万般无奈，跳楼自杀了。

他们本打算把罗也培养成象冷月英那样的演讲员，冷月英讲刘文彩的残酷，罗讲刘文彩的荒淫（性故事）。但是，罗宁愿死也不愿去担当那个角色，而当那个角色会获得极大的好处，就象冷妈妈，受毛主席接见，成了全国人大代表，坐在主席台上……

罗某死后，当局立即在“佛堂”右边布置了一个刘文彩父子强奸罗某的现场对外展出，几十年来供千万人参观。并且，全国的媒体，包括中央级的媒体，对这件事大肆渲染、炒作，把地痞流氓泼妇骂街的把戏，作为“阶级斗争”的实例，弄得国人皆知。

二，房子是真的

“刘文彩地主庄园”里有一群导游，他们几十年来为成千上万的参观者现场讲解大地主刘文彩的罪恶。其实，正如我在前面说的，除了庄园本身是真的，他们在里面布置的一切都是假的。

我也想当一次导游，以他们安排的路线，从进门说起。

一进庄园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辆福特轿车，解说词说是刘文彩为了自

己的轿车能开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这个谎言没编好，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上世纪20年代，1948年刘文彩才买了一辆二手吉普车。现展出的福特车刘文彩从来就不曾有过。

小轿车的左边是“雇工院”。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全国文博会议上，当时的馆长吴宏远发言说：当年为了把“雇工院”布置得凄惨，就人为地改建，降低了房屋的高度……他的发言是留下了文字记录的。



我2013年进入庄园时，发现该车已经从大门处移到了内院，解说词也改了，去掉了阶级斗争语言。

在福特车的对面有一道门，门里面有一口井，解说牌标明“雇工井”，说当年刘文彩家的生活污水全流在这口井里，并强迫雇工们喝这样的水。其实，当年刘文彩在的时候并没有这口井，雇工与主人吃的是距此几米远的同一口井里的水，那是当时唯一的水井。刘文彩庄园解放后成了解放军西藏军区作战部队干部学校。由于住在庄园里的解放军人数众多，一口水井不够用，于是1951年解放军干部学校请了附近的农民来又打了一口井（这些农民中有刘德云和刘德全等人），后来他们把这口井编造为“雇工井”。

再往前走，右边分别是“西式客厅”与“中式客厅”，这两个客厅同样是“创作”。“西式客厅”原本是账房先生薛副官的寝室。“中式客厅”则是四太太梁惠玲的寝室。

……

堂屋前那个写有“天官赐福”的大屏风也不是我们家的，那是大邑县余如海家的。

在客房的对面有一间小房间，解说牌标明是刘文彩的“珠宝室”。这又是编造。那房间是保姆的房间。我曾看见一些媒体报道，庄园筹建初期（1958年），上面拨下十几万元到寄卖行去购买珠宝来充实刘文彩庄园。

……

再往里走就是后院，那里布置有一间醒目的佛堂。我听家人说，家里从没在此设过佛堂，这里是刘家一日三餐吃饭的地方。

“佛堂”对面的一个房间标明是“燕窝库”，解说员说刘文彩一家吃燕

窝，一顿便吃掉多少人民的血汗。我曾专门到本地茶馆里去问那些老人，他们众口一词地说：“刘文彩根本吃不得燕窝，他是火体，吃了要流鼻血。”

.....

再往前走，就是轰动全国的“水牢”、“土牢”、“刑讯室”，这几处造假现在已经改过来了，我就不多说了。

穿过“水牢”、“土牢”，便到了后花园。花园左边是一幢西式平房，进到里面就看见一组泥塑，墙角还陈列着血衣（血衣已在2008年7月撤掉）。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杀人霸产的地方——刘文彩为霸占别人地产而指使狗腿子曹克明把正在田里栽秧的三个贫下中农打死。

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冤案。

（曹克明杀人的事详见其子的讲述。）

.....

再往里走又进入一个房间，这里放有一些斗和一架飞轮风谷机。解说员在此详细地讲述刘文彩当年是如何用“大斗进，小斗出”来剥削农民，还用飞轮风谷机来拼命吹走农民用血汗种出的谷子。这些实物和讲解是如此生动，因此“大斗进，小斗出”和那风谷机曾名扬全国。



这些又是编造。大斗换小斗的故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成都曲艺团的郭

庄园是真的。图为刘氏庄园模型

××在舞台上公开揭露了。飞轮风谷机也不是刘文彩的，而是本镇乡民廖增山的，廖是个机械爱好者，飞轮风谷机是他的一个技术革新。

再往里走就到了《收租院》。

《收租院》的知名度就不用我说了。其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曾被中宣部的周扬捧为“建国以来两大雕塑成就之首(另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怎么说这件“阶级斗争艺术品”呢？

说件我亲身经历的“小事”吧。

1998年3月，我从县城坐中巴车到安仁去。上车后司机问我：“你是去地主庄园吗？”我回答：“我回自己的老家！”当司机得知我是老公馆的后人时激动地说：“我爷爷今年九十五岁了，现在还在。他说，当年在你们家交公粮的时候（把交租说成了“交公粮”），八个人到齐了就开饭，结果编他妈B个啥子《收租院》出来！”接着全车的人都说：“当年别个（指刘文彩）是全县公认的刘大善人，别个当年做了好多好事啊！结果给别人编些啥子哟！”

中巴车破例把我送到庄园办公室门口。我见到吴馆长后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重复给他听。吴没作声，

旁边的一位老人刘泽高立即回答：“是的，有这个事。送粮来的人要请饭在大邑县刘文彩是首创。当年的民谣是：‘我们不盼家乡出贵人，只盼家乡出善人！’贵人指的是刘湘，他贵为省主席但没给家乡办过实事；善人指的是刘文彩，他回家乡修公路、修学校、把一条街修成七条街……所以大家公认他是刘善人！”



2013年清明，刘小飞购了两千多元的门票与当年的长工（右一）等几十人进自己的家门。图为检票口。

吴宏远打断了刘泽高的话，他说：“现在虽然讲实事求是，但还是有纪律，该说的才说，不该说的就不能对外人说！”

在我一再追问下，最后吴宏远说：“刘湘抗日、刘文辉起义、刘文彩建设家乡，这是他们三个人一生中的亮点。但上面说了，刘文彩是否定了的人物，他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定型了，就不要改变他了。现在国家的第一大事是安定，如果把实情报道出去，会助长动乱。”

虽然当局仍然拒绝实事求是，但我坚信，随着真相大白于天下，《收租院》这个“阶级斗争艺术品”只会成为一个笑料。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8日，

2008年7月19-20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重庆市渝北区

采访后记

2008年6月，我在安仁同刘小飞约好，待我写完地震采访稿后就同朋友刘绍坤去他的住地（四川隆昌）作进一步的采访。

回到重庆后没几天，同我一起采访地震灾区的刘绍坤就被中共公安抓捕了，罪名是“煽动（地震死亡）学生家长上访”。

“煽动”一事同我也有关联，可以算作是“同案犯”。还有，抄他家时肯定也抄出了我的一些“材料”，加上我已有“前科”，因此，心中惶惶不安。

我不敢住在家里，跑出去东躲西藏了好些天。

.....

后来，刘小飞亲自来到重庆，我们在重庆渝北区一个隐蔽的地点见了面，在一起又谈了两天。

以上这篇采访录，既有他的口述，也有他的文字提供。但，正如刘小飞所说，刘氏家族是一部厚重历史，现在所记录的这一点远远不够。

说来也是，想当年，当局为“塑造”刘文彩是前后花了几十年时间，并动用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国家资源。

不过，眼下只能如此了。这一小点文字，还是东躲西藏，在几个不同的地点完成的。

最后，我要向仍在狱中、前途未卜的朋友刘绍坤表示深深的关切和敬意。

是他的介绍，有了这一系列采访。

是他的正义和良心，让他身陷囹圄。

记于2008年7月25日刘绍坤被抓捕一个月之时

刘小飞一辈子单身，他说，那些年政治压力太大，他青春时代正是阶级斗争狂热时期，他于是选择了独身。音乐是他的“情人”，也是他的“终身伴侣”。

2008年6月，他在他爷爷66年前修建的大礼堂里弹奏钢琴。该礼堂与学校里当年修建的所有校舍房一样，在大地震中完好无损。



在泥塑《收租院》隆重诞生之前，刘文彩地主庄园已经在当局的精心打造下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必须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服务，因而“真人真事不必要”的指导思想下，庄园展览被当局按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编造，其中包括“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等等。



《气枪杀人》十七尊蜡铸模型之一



《乱石砸死》十七尊蜡铸模型之一

下面是笑蜀著《刘文彩真相》一书中的一段记载（第22-23页）：

经过苦心雕琢，1961年元旦，地主庄园陈列馆以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时的庄园陈列馆“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活脱脱一座侏罗纪公园。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模型前流着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同伴们赶紧上前将她扶起，又是呼喊又是急救，然后把她架了出去。这位姑娘是驻安仁的西藏军区保育院保育员，回军营后她仍然无法自己，想起来就哭，关门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

象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少见，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庄园档案67宗B4卷）。

颠倒

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我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幸福的一代”。我没有经历过八年抗战，也不知道“旧中国”的地主究竟怎样。多年来，我饱受党的教育，认定国民党不抗日；地主是魔鬼。

下面一段文字，是我在2008年重返讲台后写下的：

一次我在课堂上提到：八年抗战，主要是国民党在拼死奋战，挽狂澜于既倒……

话音未落，一位同学惊诧地睁大双眼，有些义愤填膺地责问：“老师，你怎么这么说的呢？”

我一愣，也惊诧地睁大双眼，一时不知该怎么说。

转眼，我理解了。

我从小受教育，教科书上、宣传品里，毫不含糊地印着：抗战八年，国民党不发一枪一弹，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蒋介石才下山来抢夺胜利桃子……

在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本小说《林海雪源》的后记里，作者开篇便是上述的“抗战论断”。

更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字为证：“他（蒋介石）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二万万人民，同时也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等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70-1071页）

我对此坚信不疑。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抗战历史的阅读达到了千万字；

几十年过去了，我走访了中原、滇西大小抗战战场；

几十年过去了，我了解到国民党两百多名将军血染疆场；

几十年过去了，我主编了抗战陪都专集、采访了102位抗战时期老人、参与了中央电视台《重庆大轰炸》的拍摄；

……

我以为，历史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新一代当年的我和我们又成功地“培养”出来。

我们的（洗脑）教育，坚韧而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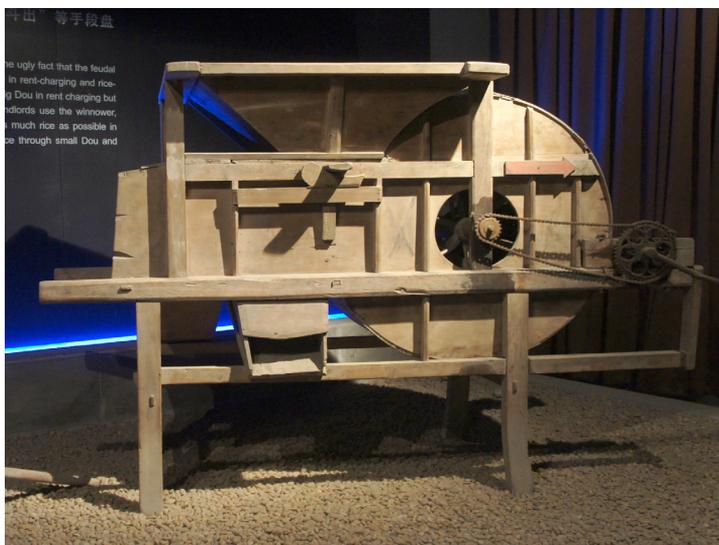
如果全民族抗战八年的铁血历史都可以黑白颠倒，那么，打造一个小小的庄园展览馆实在太容易。

风谷

第二道关——风谷关

“刘文彩特地在风谷机上装着滚珠飞轮，风力比一般的风谷机大上好几倍。一担上好的谷子经它一扇，就只剩下七八斗了。”（庄园展览馆解说词）

“在刘文彩残酷盘剥中，更毒的招数，是在风谷机上加钢珠（飞轮），大斗大秤，一斗租谷，只能算是六七升。请听用泪水书写出一首歌吧：风谷机，铁滚滚（加钢珠）。地主用它来收租，五石七斗干黄谷，风来只有三斗六。年年汗水空长流，一家老小饿断肠，即使年年大丰收，也受不住这般剥削苦。……”（《轰天绝唱收租院》《四川日报副刊》）



这种为证明刘文彩剥削而从别处移来的“滚珠轴承”风机“解放后”后曾在交公粮的仓库中使用。眼下它仍在庄园里展出，继续控诉“解放前”刘文彩的“剥削压迫”。

第三章

善人刘文彩？

他在1949年10月因病去世。

他没有看到一部国家机器对他的打造，没有读到无数奉旨文人对他的刻画，也没有听到他的长工、佃户和家乡民众对他的评说。

他，是人间恶魔，还是刘大善人？



刘文彩

一，安仁镇百姓的声音



安仁镇是刘文彩的故乡，也是展示刘文彩罪恶的陈列馆所在地。我住在街上一家小旅馆期间，接触了街头巷尾的一些人，在随意的交谈中，听到了与官方宣传截然相反的声音——普通老百姓的声音。下面是其中的几位：

讲述人：廖开华

安仁镇民安4队，81岁



我是个孤儿，从小无依无靠，解放后参了军，上过朝鲜战场。

要说刘文彩的事，以前我不敢说，说了是反革命。（上世纪）九十年代，安仁镇党委书记李嘉宾说了一句：“当年刘文彩发展了安仁镇，否则安仁镇没得这么热闹，现在我也要发展安仁镇。”就为这句话，李嘉宾被撤了职。不过现在嘛，我可以说点真话了。

实事求是地说，刘文彩这个人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就拿我本人来说，我是孤儿，他经常接济我，给我米，也给我钱，1947年，还给过我一双皮鞋。

我住的地方离他很近，我亲眼见他做善事。比如说，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都要送东西。有困难来找他的，他都帮忙。我们队上有一家人，他们的奶奶每年过年都要去找刘文彩，她说：“总办，今年过年恼火（困难）。”刘文彩每次都叫管账的薛副官给她两斗米，一些挂面，几块腊肉。这件事好多老年人，70岁以上的，都晓得。

地方上的人，没有哪个吃过他的亏，就说修文彩中学，要用地，你5亩，他拿6亩、10亩给你换。

冷月英说假话，还有那个肖龚氏和王大妈，说她们给刘文彩喂奶。刘文彩家我进去过，哪有什么水牢？当时好多人都说她们几个人简直是胡说。不过，那个时候必须要乱说，必须说假话，不说就不行，那是上面指挥她那么说的。有人要来参观，或者要开现场会，上面就教她们，该怎么怎么说，否则她们晓得啥子嘛。

讲述人：廖桂英

安仁镇民安1队，89岁



我解放前是刘文彩的佃户，解放后嘛就是贫下中农。这辈子我最苦最惨的就是大饥荒那三年。我15口人的家饿死了8个，包括我丈夫刘元进，他是1959年饿死的。

解放前给刘文彩交租，天干（旱）了就不收，天灾人祸给你免了。没得吃没得穿，他要照顾人。打佣工？哪个看到了？奶妈喂奶？莫得那个事！那是冷月英她们胡讲的，编的。收租院也是编的嘛。

讲述人：刘玉红

安仁镇街头卖留香鸭的摊贩，40多岁



我听很多老年人说，刘文彩这个人相当好。我妈今年85岁了，她也说，刘文彩心地好，吃不起饭的、饿昏倒的，他都要救助。那些年人们都不敢说真话，说了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反共产党，要把你抓起来。

讲述人：赵淑一夫妇

安仁镇街上杂货店老板，35岁

我们听老人们讲了很多刘文彩的事，他们说，刘文彩是个大善人，同现在这些政府官员没法比。当年有困难找刘文彩，刘文彩要帮忙，要解决，现在找政府官员，根本不理（睬）。刘文彩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这几条街是他修的，我们喝的水是他当年引来的，我们读书的学校是他建的，还有，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的——当年分给我们的。听老人讲，他们去交租，每次都有饭吃，酒肉呢有时有，有时没得。还有，刘文彩晚上敢一个人在外面走，现在我们这儿有的贪官晚上就不敢。

比较一下，刘文彩是把挣的钱拿来造福家乡，现在的政府官员是来捞了钱就走。你看对面那些房子，修得古不古洋不洋，一幢幢象监牢。都是那些官员的杰作，他们才不管，反正捞到钱就行了。

现在的人通过对比，更觉得刘文彩好。

“这个手拿佛珠的野兽，一手抓住印把子，一手抓住枪杆子，手下养着十多万打手和土匪，到处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谁不听从他的掠夺，谁就要惨遭毒手。……这只吃人的野兽却常常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烧香拜佛，满口的仁义道德。……就在这座佛堂的背后，刘文彩私设了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水牢。”

——记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收租院》泥塑中的刘文彩

刘文彩帮我建家园

讲述人：陈克明

刘文彩的雇工，1928年生



我住在安仁镇民安村5组，解放前是安仁11保7甲。那一年，年月有些记不清了，好象是1936年，我才几岁，在读私塾。那天晚上，有人把我家房子烧了。为啥烧？有个叫吴箴匠的人，是一个孤人，他原来的屋基卖给了刘辉林（音），卖了后他去帮刘辉林碾米。他偷他（刘辉林）的谷子，刘辉林就把田拿给我们做，不给他做了。吴箴匠因此怀恨我们。晚上，他把酒泼在我们墙后面堆的草把子上，点燃。我们是草房，有14间，一点，“轰”地一声就烧起来。一刻钟都没得，14间屋就全部烧完了。

那天，徐达三（音）在刘总办（刘文彩）那儿帮他收谷子，他回来看到我们房子烧了，就来看伤到人没有。我老汉（爹）对徐达三说：“徐大爷，你到总办那儿去帮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么惨，全都烧了，我家十几口人，怎么办？”

徐达三第二天去找总办。总办说：“去告个码头（即去袍哥组织求帮助），弄点钱帮他修好。”

过了六天，没有动静，我们又找徐大爷。徐又去找总办，结果总办把这个事忘了。他马上说，那我去看看。当天下午，总办就来了，还扛了个鸟枪。我老汉给他下个全礼——跪下磕个头。

总办说：“起来起来，你们人伤到没有？”我们说，人没伤到，只是猪没有跑出来，烧死了。

那时正在修新公馆（即刘文彩为他弟弟刘文辉修的公馆），总办说：“我去找两个人来看一下。”

他找了X汉轩（音）和刘四爸，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泥工。他们来看了后第二天就开工了。

他们把修新公馆的木料拉来，打桩桩，门的框框是我们直接到新公馆去拿。这期间他还找了保长蒋奂村（音），叫他来帮忙整这个房子，材料不够就由

他买，在他那儿去报账，反正要包修好。

花了多少钱我们不晓得，只晓得是100个工，同样的给我们修了14间房。

我们穷人送点啥呢？凑了只鸡，一个小盒盒，拿去给总办表示一下，人家花了那么多钱嘛。

我们下面还有一家也是刘总办帮忙修的，还在我们之前。那是刘清云（音）家，他家是烤火时把房子烧了。

1943年，我还不到15岁时就去给刘总办干活——修文彩中学。买木料、买板条、买石灰，全是我去，没叫泥工师傅去。我三个口袋，一个是我自己的钱，一个是师傅的伙食钱，一个是主人的钱。钱用完了又去拿就是了，又不起（查）账。

我们在学校干活，刘总办来转了耍，你不要招呼他，不要理他，埋头干你的。你停下活来招呼他说：“总办您来了”，就整拐了，用现在的话说，他不喜欢拍马屁。现在当官的，乡长、镇长，你要不招呼他，他不安逸（不高兴）你。刘总办正好相反。中学修完后，我又在老公馆（现在的陈列馆）里干活，他也是这样，不喜欢人拍他马屁。

那些年，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大年（春节），附近的穷人都要去找他，说：“总办，今年过不起年”。一般都给一斗米，至少给五升米。一斗米嘛42斤半。他对穷人很有些好。

交租的时候要招待饭吃，还有人专门去吃饭——帮别人挑石谷子，去后就在那儿吃饭。

刘家分大灶、中灶和小灶。我们这些打工的吃大灶，每月初二、十六打两次牙祭（吃肉），中灶吃得好些，一般是那些先生和来的舵把子吃。老板一家人吃小灶。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一亩田交一石谷子，有些人是一石二。有户人家狡猾，把谷子打了后藏一部分，剩下的堆在那儿。来收租的先生——解放后叫“狗腿子”——看到交不够，就说：“你要坐班房（牢房）哟。”那个人就抱一床烂棉絮，叼一根水烟，来找到刘总办说：“我今年种出来的谷子交不够租，先生说要坐班房，我来坐班房。”刘总办说：“哪个喊你坐班房？交不够算了。你回去，明年整（做）好点。”

我在刘家干活一直到1949年解放。

解放后，1950年上半年，搞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下半年，10月份，学习土地改革。这个时候我就到雅安做活去了。后来我回来，听说老公馆里有水牢，一个叫冷月英的女人还坐过，此外还有地牢等等。我不相信，我在老公馆干过活，从来没见过。还有，收租是真的，但那个“收租院”是假

的，哪儿整得那么凶？那个弹子风机也不对，那是廖家的，我们租种过廖家的田，清楚。有些是别个做的事，他们搬到刘文彩身上。这都是那些反对他的干部给他安的，那个社会就是这样。他做的好事一点不说，不给他展出来，比如他修县中学，用了那么多田地，修好后他又捐了90多石谷子。

但是，我不敢说，老公馆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你敢说没得水牢？那些干部不整你呀？你说句真话就打成反革命了。外面的人来参观，干部就要给我们打招呼：“不准乱说话！”

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1957年）大鸣大放动员说：“你对毛主席有意见都可以提。”提嘛！提了你就走不脱！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句话不对头就把你抓出来，好多人都不敢说话，我敢有啥说啥？但是，人家刘总办做了好事，我不能反起说，我只得什么都不说。

当然，敢不敢说我要看什么地方，还要看是啥子人。今天到你这儿（指吴世跃家）我敢说；是合适的人我才说。政府来调查的，我知道说不得，你晓得对方是啥子人？万一是要整你的人呢？

现在我也是这样。

对了，再说说刘文彩帮我家修的那14间房子吧。它们在“大跃进”时全部被拆毁了。为啥呢？那时要搞亩产万斤，需要我家房子墙上的土泥砖去肥田，一下子就拆了。以后20多年我们一直没钱修房子，那些年，卖个鸡蛋是走资本主义，做点手艺要缴款，做点生意是投机倒把……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土地承包，我们才挣了钱，重新在旧地上盖起了房子。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采访后记

由于没有电话，未能事先预约，赶到陈克明那烧了修、修了拆、拆了又修的家时，老人又不在，说是到镇上喝茶去了。匆匆赶到镇上寻找，还好，找到了他，于是便在吴世跃那闹哄哄的临街房子里作了采访。

老人读过私塾，有一些文化，因此，谈起来比较有条理，当地的地方口音也不算太重。本可以再多讲些内容，可惜，由于时间临近中午，他又坚持要回去吃饭，只得匆匆结束了这次采访。

二，几个刘文彩佃户、长工的讲述

刘文彩当年的佃户、长工们大多已经作古，不过在安仁和安仁四周的乡下，仍然星星点点有个别的残留。我根据线索，在乡下一一找到了他们。下面是其中的几位：

世上哪有这个这个道理？！

讲述人：唐学成（80岁）

唐国明（76岁）

原刘文彩佃户唐新顺之子



唐学成：以前我家租刘文彩的田，有十多亩，我也给刘文彩种过田。家里养得有三头大黄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们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抢了。那天，刘文彩出来，我老头（爸爸）遇到他了，一下子给他跪倒。刘文彩赶忙说：“你啥子事？啥子事哟？”我老头说：“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点租。”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来嘛。”就这样，就叫我老头回来了，租也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派了两个人，给我们家送了一头黄牛来。那头牛我们一直喂到解放后，搞初级社时被集体牵走了。解放后要我父亲去诉苦，他坚决不去。

我们给刘文彩交租，一般每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一担谷子300来斤。刘文彩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仓房，打谷子时，早上担去，回来做一阵活路又担去，那儿饭是长期开起，随便你吃。给刘文彩交租交湿谷子，田里打起来就交了，后来（解放后）交公粮必须交干谷子，晒好几回他都不干，挑去好几次都上不起，老说谷子还不干，喊你“再晒，再晒！”有时，担去半个月都交不脱，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刘文彩只交谷子，而且是湿谷子，其他就没有了，给共产党还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钱。

问：统购统销的情况你了解吗？

唐学成：我那时没在家里。我解放后参了军，到



唐国明



110岁的唐杨氏

了朝鲜，在朝鲜战场上入了党，统购统销时我还在部队，大办钢铁时我已经转业，在硫磺厂，搞了几年，所以，最饿饭时我没在家里，躲脱了。

唐国明（唐学成之弟）：我了解，分给个人的口粮要交给集体，上面要把粮食集中，我是干部，我要带头，把粮食交出去了，但是，拿出去了就没得回来的。搞浮夸，没有产这么多粮，报些空头数字，要按那个空头数字交粮，就把我们分得的口粮强行拿走，世上哪有这个这个道理？！我爸是1957年大鸣大放那年死的。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他在坡上割牛草，来不起了，我把他背回来，没粮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汉死不了。他食量大，所以他活不出来。那个年代，食量大和食量小区别大得很！我妈食量就小，所以她活出来了，现在还在，110岁了。那时，饿死的人中男的多，女的要少一些，原因就是男的食量大。

有一天晚上，三个社（10社、11社、12社）集中开会，会上栽污说我贪污粮食。我年轻气盛，在会上大闹一场。梁开新（音）是党委书记，我对他说，你们还讲不讲实事求是？！如果讲实事求是，当时保管在场，问他称了多少粮食给我？我哥吓得打颤。我不怕！

唐学成：那时，要逼你承认你有多少粮食，要把数字填够，你才脱得到手。不交出来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粮交出来。

唐国明：我们这儿在（19）58、（19）59年之前就搞浮夸风，58、59年就更凶。还不敢说，说了就是反党。现在可以说了。那个时候，毛主席说，苏联逼我们还债，我们勒紧裤腰带都要还债。我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

唐学成：月母子到刘文彩家里去喂奶？那是乱说的，坐月的女人不能去别人家，一般百姓人家都要忌讳，不要去说刘文彩家了，哪个敢？那是乱说的。



2013年唐学成前来参加刘小飞主持的联谊会，这是他与刘文彩孙子刘小飞相见时。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 点：大邑县韩场兰田16组

他的思想同毛泽东是一样的 ——救助群众

讲述人：陈发洪

当年刘文彩雇工，82岁



死了好多人！

我是解放前三年迁移到这儿来的，当时生活没得着落，去给总办（刘文彩）打工，最初做些杂活，扫地呀，打水呀，后来也帮他在唐场、苏家这些地方收收粮。我在那儿打工，玉米饭都没吃过，一天三顿大米饭，随便你挖（舀）。不是鸡就是鹅，不是鹅就是肉，那个生活还差了吗？总办对人好得很！他救助穷人，看（根据）你家里贫穷的情况发票，一升的，两升的，你就拿那个票到安仁街上的洋楼里去称米。现在安仁啥子房子都拆了，那个洋楼不准许拆，要保护。他如果不帮助穷人，会死好些人。那些没得办法的人找到他，说家里有困难，总办就掏出纸来，写个条子，让他去称米。他那个思想同毛泽东是一样的，救助群众，救助困难户。随便哪个帮他干活，不欠人家一分钱，干完活就拿钱。穷的人呢，就白送钱给你。文彩中学就是他修的，好多人，光木匠就是几百。这么大的蒸子，一天要蒸多少饭？随便吃。做完活就给钱。他在整个安仁，说话巴巴实实（实在），轻言细语，不扯个把子（指讲信用，不撒谎），同老百姓处得很好。

问：《收租院》里说他凶恶得很呢。

陈：那个东西是伪造的嘛，是造他的舆论。说交不起租就牵人家的猪、牵人家的牛，他牵这么多来栓在哪里？尽是乱球鸡巴说。他要真这么干他还想不想有人来种他的田？没人来种他的田不就荒起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假的！编造的！！不过呢，他的有些管事不太好，要开点私包袱，收点礼物。

问：你饿过饭吗？

陈：统购统销时我就饿得心慌，浑身没得力，走不动，脚肿得这么大。公社化时，一天只有二两米，最后连二两米都没得，唉呀，惨！就我们这一带，饿死了好多人！那日子，一会儿这个饿死了，一会那个饿死了，还没得人帮着埋。每个人都怕自己也饿死了。不过，我们家还没有死人，我们这个队死得也不多，为啥子？我们生产队在河坝边，河坝上种了很多萝卜、瓢儿子菜，有一、二十亩，我们去挖来吃，救了命。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点：安仁镇苏家虹桥村13组

补记：在2013年春节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刘文彩孙子刘小飞带领一位研究美术的博士生到乡下走访。当走到当年刘文彩雇工陈发洪的村口时，发生了如下一幕：



陈发洪看到刘小飞



他慌忙迎上来



同刘小飞紧紧拥抱



[愤怒的农民]，《收租院》第七部分——反抗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牛马不如的生活！……去找共产党！我们要消灭这吃人的地主阶级，摧毁这万恶的剥削制度！”——记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你说他对不对？

讲述人：伍志宣

刘文彩长工，89岁



解放前我给刘文彩当长工，干了五、六年。长工不只我一个，经常都有十来个。干杂活，外面有活就去做，没得就在庄园里扫扫地呀，事情也不多，活路不恼火（不重）。不忙时，像现在这个时候，天天都要，我们就在院子里，打牌的打牌，打麻将的打麻将。耍起还不是要吃饭拿钱。

现在也快过年了嘛，总办在世时，那些穷人年前去找总办，说：“我们没得办法，年都过不起。”总办就拿米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先把年过了，过了年后再去找活路做。”

你说他对不对？我说，这就可以了嘛。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点：安仁镇金光村一队



地主的长工与地主的后代重逢（2013年）

共产党多年来教育民众说，“解放前”（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农民和地主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与刘文彩这个大恶霸地主更是如此。

“解放前”的事生长在“解放后”的人没有经历，只有听说，但是，“解放后”——现在——的事，人们有耳闻目睹。下面是安仁镇的农民被政府强迫拆迁时发出的声音（拆迁引发暴力流血后一位农民写下的文字——2009年3月20日）：

坑农还是惠农

大邑县安仁镇金光村五队、六队、七队有近800亩良田，他们从明朝时候起就在这繁衍生息几百年。现在大邑县引进什么影视学院（四川师范大学）要征用农民的土地，按照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指示按河滩地、荒地的价格2·6万/亩，而且还在数量上吃人家几十亩，就我金光六队吧，土改时分给我们的地共是240亩，现在他们派些什么人去测就变成了206亩，共产党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温总理要他们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地为人民服务，他们怎么不照办。刘文彩修文彩中学时，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用两间房换一间房，我认为大邑县的符礼建、成都市的李春城应向刘文彩学习，不说四亩换一亩，也应该两亩换一亩吧，更不应在田亩数量上吃农民的，他们是惠农还是坑农？我是喝家乡的水长大的，我应为家乡父老说几句公道话。

他们那些乡干部村干部、甚至生产队长，并不是清清白白地、干干净净地为老百姓办事，（他们）贪得无厌，他们2·6万/亩，拿去就卖15万/亩。符礼建拿去就卖几十万/亩，李春城拿去就不知道还要高多少倍卖给川师大影视学院。

他们用的钱是什么灾后（指2008年5.12地震后）重建费，那就应该重建的房屋不收一分钱。

成都市——安仁镇——金光村，这几级政府干的事不知道温总理知道不知道？（2009年3月20日）

注：2012年12月，此文中提到的李春城（后升为四川省省委副书记）因贪污腐败罪行被抓捕。

刘文彩建设家乡

1940年，刘文彩投资3亿5千多万元法币（当时折合为200多万美元），在安仁镇兴办了一所完全中学——文彩中学（1949年后改为安仁中学）。

文彩中学校舍标准高，要求严（该校舍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无一倒塌）。学校建成后，刘文彩广聘名师，所有教师均住独门小院，院内有花台、鱼池、书房、客厅、宿舍、厨房。文彩中学成为是当时全省师资力量最为雄厚、设备最好的中学。

刘文彩办学不为盈利。1945年春，文彩中学招收第一期学生300多人，全部免费入学。以后各期学生，每期学费只有6斗米，远低于当时公立中学。刘文彩还设立贫寒补助金，保证贫寒子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文彩中学建成后，刘文彩在校园内刻碑明示：学校自成立之日起，校产为社会公有，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



文彩中学校园

刘文彩除兴学外，还做了一些建设家乡的实事：

一，投资连通新津至大邑33公里的公路，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修建万成堰水利工程，灌溉农田。

三，修建水电站和发电厂，使安仁镇居民用上电灯。

四，投资兴建安仁镇店铺四条街，免费或收费低廉，供居民经商做生意。

1992年，大邑县进行了一次民众投票，推举“对大邑县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

大邑民众一致首推刘文彩。

资料来源：《刘文彩庄园的虚实》（工人日报）；《刘文彩“水牢”原来是鸦片烟库》（青年世界）；《刘文彩真相》（笑蜀著）及文章《刘文彩庄园：历史的谎言》；春秋中文社区等。

但是，刘文彩庄园多年来被授予省、市、全国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接受刘文彩残酷剥削压榨农民的阶级斗争教育。

2013年，刘小飞扶着长工武志宣在《收租院》泥塑前。



2013年4月，刘小飞与当年刘文彩的长工、丫鬟和部分佃户、长工的后代在庄园大门前合影。

一个叫刘文彩的县委书记

在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各地上报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甚至几十万斤。上面根据这种浮夸和谎报的数字征收粮食，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征收后还是达不到征收数。为了逼粮，1959年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一场血淋淋的“反瞒产”（逼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全国农村有无数农民被打残、打死和关押。

巧合的是，在那些亲自参与打人和指挥打人的官员中，有一个与刘文彩同名同姓的县委书记，他，就是河南信阳地区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

刘文彩书记为了搜刮粮食，亲临第一线逼租，下面是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的记载：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

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下面是槐店公社在刘文彩书记主持的“反瞒产”运动中一个大队（大树大队）被打死和饿死农民的具体情况：

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9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收租院》泥塑——饥饿的小孩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

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当局为刘文彩布置的地牢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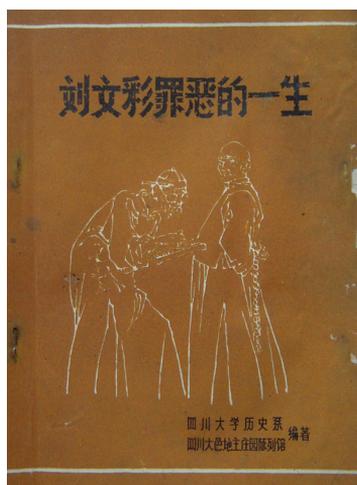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

“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在农民大量饿死和被打死的情况下。刘文彩书记和公社干部们吃什么呢？该书记载：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摘自《墓碑》上篇第37-40页）



当年出版的由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庄园展览馆合编的书籍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

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不弄清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天的甜，还会把今天的甜也误认为是苦。

林彪

一封发自安仁镇的给毛主席的信

王万澄（1930—1979），大邑县安仁公社瓦窑大队5队人。他初中高中都在刘文彩办的文彩中学就读。当时，文彩中学的中共地下组织十分活跃，校长吴德让就是老中共地下党。学校图书馆里不乏各种共产党的书籍，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王万澄在文彩中学饱受党的教育，从此走上了党的道路。

1960年冬，当大规模的死亡阴影再次降临在川西坝子上空时，已是党的干部的他，在大邑安仁镇一间普通农舍里，通宵伏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主席：你好！当我坐在桌旁向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心中非常沉闷、抑郁、苦痛……

主席，这是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字句，不知你能否收到？……

……

由于农民未吃饱，人一天天消瘦。他们的面容变黄了，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好多人手中拿了一根棍子才能走路。特别是老年人、小人，就更恼火了，普遍脚也肿了，一直发展到全身肿，全身肿后，人就死了。……

我知道有一个管区一下就死了一百多人。有的全家9口一齐死完，其中有好几个还是精强力壮的。我曾经亲自住在一个公社社员家中，他家中只有3个人，3个人都皮泡脸肿，食堂配的粮食不够一顿吃。

……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第306-307页）

注：王万澄的奶奶、父亲、母亲、姑姑先后饿死。